農巖集 六

書 一

農巖集卷之十一目錄

書

農巖集卷之十一

書

上親庭 壬戌

伏未審夜來氣候若何仰慕仰慕子今夜寢睡頗穩頭痛亦幾失去可幸朝見朝報伏見臺諫之變明有會議之擧災異之意固未知何在而消弭之策亦未易言矣然念今日國計民憂俱可爲哀痛而最是朝廷之上論議橫潰人自爲異色目之中又成色目無復有寅協埴平之望本領如此雖有活國之策安良之術亦無以施之矣況其輾轉乖激事機一變則安知

無卞莊子之徒出而乘之耶言之至此可爲寒心苟不能救此一着則國事終未知稅駕之所矣然救此之策亦無善着要在廟堂專以包荒之道方加調劑而必須得尤翁上來庶可救得一半此老前年之進若將以有爲而遽爾決歸其所建升尺之議終亦未免見褻於閒物議或疑廟堂不能至誠共事而旣歸之後自 上雖頻下召命而亦無必致之意故士論根之矣以今日時勢雖使此老當之固亦戞戞乎其難哉而若得此老上來又致朴文諸人於朝大家同心保合士論則朱夫子丹田氣海之說庶可見其驗

矣明日之議恐宜以此方陳請降十行 御札焉以哀痛惻怛遑遑求助之意卽日發遣重臣或承旨必令偕來一召不至再召之再召不至三召之以至十許召而不置必期有以致之此似爲今日之急務未知如何然朝論色目等語亦非前席之所可舉論只以國事商搉天變孔慘必召致宋某然後可濟危急之意陳達而仍以宋某在野而臣等猥據鼎席此亦召災之一端爲言則亦應因災兼免之義未知如何戶布之議旣有詢問處之之命因此方請還寢似當蓋旣不可得行而今已至於言者得罪若延拖愈久

則又未知有幾許鬧端此最可慮耳彼輩中被罪竄配者莫非干係逆獄者或可有酌量寬減之道耶雖干係逆獄者若非情犯深重者則亦不可一向置之罔赦之科矣如何如何病中偶有所思僅僅仰達以備下覽不備

上親庭 甲子

昨到清衙伏見二十五日下書伏審凝寒氣體平安仰慰之極殆不可狀子再昨自安東離發昨昏抵此竹嶺氷雪艱難踰越今則更無患矣惟是諸經所聞俱未詳的而桑梓之地論斷尤難蓋從其所[illegible]之猶

詳者則要不免褫罷而此亦安保其必信耶萬一有
差則其爲未安非如他邑比而若爲此曲筆以從糢
糊亦非揆廉之義此極難處矣第雖直書亦不至於
大段汚衊不過公罪小眚止於坐罷者耳此外或有
一二所聞頗不韙而從他處聞之稱譽者亦間有焉
此皆不足憑信故只欲以其中可信者上聞猶以㩲
勤土主爲未安矣濫率屠牛列邑槩多有之而旣入
於封書中則在挫邑犯此科者有難放過濫率則固
欲隨聞書啓而屠牛則又異於此如湖西御史所爲
亦自不妨但其中尤狼藉者桑鄕也若是他邑則須

王啓聞而於此則略之爲宜耶因此一事頗有不覺
之聲菇以屠殺最多之意書之似得孔子膳肉意伏
未知如何書啓今將修整要可費二三日此款則書
中菇爲空闕以待下教雖到城門外亦可以書塡也
年分只聽良言誠未易驗其善否而間有摘奸不勤
措置失宜致有良言者則亦不能無罪故將欲以此
啓聞矣餘不備

上親庭 丁卯

子之求外之計至今不得成情勢日益悶迫而前此
不但無窠闕銓地又無出力人其勢固未易遂矣今

則宗叔在銓地若可以周旋而富平又方見闕淸風似亦不久當遞此誠不可失之幾而數昨試囙宗叔預先致懇於判相則其意殊落落以政體爲分不可自處之道亦恐未妥爲答所謂政體者若以當例言之則固未知其如何而今旣久靳恩點作一冗散人則其在銓注之道無寧出補州邑以試其用顧欲苟拘羈之以徒縻軍職之祿者亦何意乎況且堂上淸望之無故而出外者在前固爲比比而目今如鐵原驪州皆是也何獨於子而不可乎雖以自處之道言之古之得罪并旨情跡不安自求補外而去者亦不

可勝數而　君上不以是疑其慍怒時議不以是咎其過當則今日子之情跡雖甚貌虎何至於不敢奉邑　聖怒雖云深重何至以求邑爲出於悻悻之意耶若曰去就之際不當自存形跡則　聖上之屢蘄恩禀正所以明示　天意而使其自知而自處也在下者顧反若冥然不覺晏然不動者而必欲深諱其惶恐不安之情跼蹐難容之跡以重爲放肆無忌憚之歸者抑何道理耶其所云云誠亦不思之甚而此台徒知謹愼全無變通子欲一番躬往苦口切懇而恐未易回聽柔叔納於政廟極力贊助而亦未保其

必諧此外又無他周旋之路若台父主以此等曲折抵書於宋叔使之加意力贊則宋叔之言於判相可以是藉重而事或可成未知如何

上伯父 乙亥

猶子昨夕來到農巖秋色雖已向闌景物亦自蕭然夜宿虛堂不復知身有職名矣既又三復壁間題詩徘徊悵想恍如躬侍杖屨也

上伯父 丁丑

猶子來棲山房已有一旬處地高迥兼以氷雪塞路終日不見外人只有數學子相伴每夜擁數塊薪炭

隨分講說覺向來書院亦太鬧熱但恐此味不易久
餉耳

上伯父 戊寅

魯陵追復出自 睿斷甚是盛舉感悅何勝南相獻
議不但持難而已全無惻怛顧藉意思其狠愎不仁
此亦可見且所云爲親諱者以 貞 昭二陵事例
之却說不去其舉弘光事直以身禽國亡爲證亦非
宛轉告 君之義殊可駭也偶有所懷漫此仰達

上伯父 己卯

頃者下書謹得承覽備諳靜中樂趣有如親侍几席

其爲欣慰不容言喻最是梅花消息彼此約略同候緬想韻釋相對之興却勝於此間時逕俗客敗意又不任仰羨矣此際除命殆同樂天鑪峰所遭或慮未易解免則終不免一出今玆入城闉當匪久作行伏想深以撓懷也

上仲舅 庚午

下示辭意讀來驚悚不知所喻竊念此文字旣係據實記録則本主不容他人删潤而然必令經覽看詳修改者蓋恐語脉曲折之間或不能無差舛也就考其間如吳獄所引權姓人以李姓人記之如王大父所

贈外曾祖考詩以瀋中所作記之若此類頗多若以
謹重之意言之則此等處亦須一一經稟然後改之
而當初見屬之意旣出於如前所云者故輒敢率意
刪改不復有所反覆矣今此稱號一款亦不過如此
蓋先人平日於當世儒賢言辭稱道固深致謹而自
尤春以下未嘗稱先生雖對其門生弟子亦然不獨
於魯西爲然也至於朴文以下則又未嘗稱號不獨
於尹都憲爲然也雖在甲子以前未嘗不然不獨以
後爲然也姪輩平日侍側所親聞者如此故竊意當
日島中問答必無異於常時所稱而今此所錄如許

者惡是蒼黃悲擾之中所聞或不甚明的如上吳君
事之類耳當初本欲因書稟質旋思稟質亦近於不
信者故輒依他條例率意刪改此其失只在於率爾
不謹重耳豈有他意哉借令無識有過疑之心而
又厭聞此數字欲去之則只當於此間本譜自刪改
以爲傳示後人之資何必直就來紙明白抹去而無
所諱忌哉卽此可知其無他意也如下款之云穩奈
免疑惑太遽而督過太深也至於完營禮及事尤非
今日之所敢聞也此事實狀亦自有不然者而已往
之事本不足計較況到今喋喋分解在彼在此俱有

所不忍者直置之可也奈何不念此而推引及之耶大君子至誠惻怛之意大公順應之道但不當若此也竊恐此箇根本只緣平日肚裏横著尼懷兩字不能脫然放下故隨處隨事輒成柴棘夫尼懷之爭固是斯文大是非爲門生弟子者各隨所見因事明辨則可也然孰有大於自家身心而今以一箇廣大虛明之心全副陪奉於此一事憧憧擾擾不得放舍固以生百種人我方寸之地常積得忿懥怫鬱崎嶇不平之意而無復夐豁於公平正大灑落清和之氣象則豈不亦失其本末輕重之甚者乎悠悠之輩固不

是道而至如舅主亦以尊慕師門之意太重而不覺並陷於此此病不除恐於涵養本原之功大有所妨而於道遠矣豈不可惜哉如姪輩似亦不免此病故每以是私相戒勵而亦嘗欲一獻其愚於座下久矣因書布露不覺觸冒尊嚴伏惟恕諒而垂察焉

上仲舅

別幅辭旨嚴峻有不敢聞顧不知所以得罪者何事只有惶恐震越而已然默而息乎則疑於自外覺辭仰對則近於不遜二者皆罪也然與其自外而為疏無寧不遜而為戚也故終不能無言若其蒙察與否

則亦不敢必焉耳蓋姪愚迷於前後下書之意誠有眩惑不敢知者請敢先問前書所以歷擧先書中三段語俯詢於姪等者意果何居豈欲使之剖判是非辨核虛實以爲今日之斷案耶抑不詳其所指云何而欲聞其說而已耶由前之說則姪等之對固不足以仰塞明問然過在不敏宜不至爲大罪也由後之說則無論是非虛實隨所聞見仰對無隱亞宜所欲聞者又何爲而見罪耶於此二者皆不得其說豈別有所以獲罪之故而迷不能自覺耶然今玆下諭固亦謂前書之問欲知其所謂之苗脉云爾則固可見

執事者實不知彼書所指而欲聞其說於姪等也然則姪等所對二款語者丕來論所謂苗脉者耳雖曰誣矣既知其苗脉在此則安得不以此爲對耶旣欲聞其說而又從以爲罪則誠非思慮之所及也且當時若不隨問仰對則又安知不以隱諱爲罪耶大抵今日之事誣與不誣在於尤門辨與不辨在於執事若姪等者不過隨所聞見仰對下問有同鸚鵡譯胥傳彼此之言耳何容己意於其間耶夫江都之啓逕未嘗目覩則固不敢謂必有是事況僞書一款又何嘗以此奉疑於我舅主耶當初此說之行於世亦不知

其出自何人而舅主則不過聞之於權晝傳之於姪家而且疑其或有焉耳若其僞造之罪自應有當之者於乾事何有而權君不肯直首其所從受致先門之疑遂集於舅主夫先翁之無是書也而舅主疑其或有舅主之傳人說也而先翁斥以自造此皆情志未通而積疑阻之故也借令姪等設有金注之意於先翁其敢遽投杼於至親之間乎來諭覈責以平生知己而獨不諒姪之心事至於如此則知己之云其亦虛設耶此可爲慨然傷歎也然誠信之至雖行路可以相喻而至親之間乃不能自白其心事則其素

積於平日者可知也此則小子之罪也雖反躬自訟
圖所不及尚可以不負誨責之意今日之所當勉者
只此而已至於尼懷是非之事則誠有不敢與議者
蓋先翁之於吾家自曾王考以來已有師生道義之
契而至於先君子則嘗視以師道所存雖家居燕私
對子弟言語未嘗不極其尊敬於其行事論議雖時
有未契亦未嘗率意指斥矢口評斷唯以書尺講問
質其所疑要於爛漫同歸設或終有未合處亦未嘗
遽伸已見務爲乖激以傷尊敬之大體蓋嘗謂不肖
孤等曰士君子立朝行已固當以識見爲先而自已

學識或有不逮則當以前輩賢於己者爲師表行事
論議動有模倣然後庶幾不至於差謬苟欲自立門
户信心而行則未有不狼狽者也盖先君平日意思
如此故於尤春兩丈所以待之終始無替非陽浮慕
之苟爲唯諾如世俗之爲者也况自甲乙以來復此
係戚無不相關畢竟同罹大禍並名黨籍而經等輩
敢從其身後議其得失則是乃忘先人遺意而重有
累於先故也其可忍乎且竊惟念禍釁餘喘苟全不
死只合屛伏窮山躬耕力穡長爲農夫以沒餘齒而
時於其間讀古人書竊見一斑道理以治心飭躬無

負先人遺訓而已此外世間萬事是非得失皆非所與知是以年來於尼懷事實不欲復屑議論蓋不惟時義爲然誠以已事未明無暇及他雖此斯文大是非在自家分上則不過太空之浮雲耳豈容常以此者在胸次以壞却虛明體段分却靜專工夫耶竊覵前後誨諭之意憫其從初誤入膠固蔽惑不憚費辭極論欲援出於迷塗此豈非至情所發然此論之不合已非一日彼此已各有一段成心又各有一副成說又安可以口舌文字遽取必於相合哉然煙於此事雖未能便舍前見亦未敢苟恣已說而又非欲遂

爾合糊卒無是非也只欲姑置一邊存而不論使此一箇心地虛閒寬平無許多柴梗許多崎嶇而論事論理且就根本切實平易明白處講究理會使道理是非自然呈露然後却看此事則或可以得其是非之眞矣設令一朝眞知舊見之差則隱之於心雖不容自昧至於隨衆明言以傷其私義猶且不敢况今未及乎此而欲於立談之頃苟爲唯諾以求稱乎尊旨則誠非姪之所能雖舅主亦何取焉盖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此正古人之格言而今日之所當法也區區愚意只是如此未知如何伏乞垂察焉

上仲舅甲申

前月伏奉下疏備有說話而時適於女新産有疾憂撓不暇細讀略覷大指似只是詆尤翁者故輒以數語仰報簡率徑直殊非所以對長者之問追思悚惕及蓋不寧續蒙賜書備誨切至且投別幅累百千言責其一一條對以定是非之極意則勤矣然其所論亦只是前日所聞無異說也夫以兩家門人及一時搢紳章甫各持曲直互相訟辨章疏積於公車簡牘溢於箱篋而卒未能歸一至今猶斷斷也今雖重有往復殆亦磨驢之踏舊跡耳豈復有出場之期是以

不敢復云云以張競端盖未論其他只所謂平昔講劘之際無一言半辭之覬者似全不考當時事實與文籍而亦不暇論也獨於其中有一二欲仰復者來言每譏嫉排尼右懷多費氣力嫉於兩家之爭識不無復此左右然自省平日與人言語其及此者甚少雖或及之而亦止略見大意耳何嘗費得絲毫氣力獨見愚未自數十年來專以此作家計造次逢人語輒及之盛氣張皇吃吃不已盖其肚裏之所撰著口中之所咀嚼無一日而非樓川是以雖閒居靜養亦氣象意思類不免勞擾激發憤典之味不及於閱章

疏義理之講常少於談時事則要皆一元翁爲之崇也故姪兄弟每竊私語以爲惜乎吾舅氏不幸被尤翁所困擔閣數十年問學工夫良可歎也是雖曰衛護師門不得不然而其實亦有不在是者尊所聞行所知自立於高明光大之域使一世之人皆信其淵源之有自則其爲師門之金湯大矣豈口舌之所及哉且如白休菴李延平一生爲師門出力衛護誠則殫矣然其承繼淵源發明師傳孰如聽訟沙溪之爲烈哉使魯西之道誠足以配靜菴而粹然無可議者則舅主宜思所以爲聽訟沙溪可也不然則雖復如

休菴延平之出力衛護而亦何能齊不齊之口使人人信服哉近或傳一後生謂人曰每見某文無甚講說一及尼懷事談辯滚滚如水湧出某言又皆有條理根據可聽信其人答曰君未見李同甫耳蓋以李之於此事其考據詳博辨覈明切尤使人聽信正堪爲鼻主對手也此問答極好笑然未論彼此勝負竭一生心力只爲師門辨此事而擔閣自己緊要工夫豈不爲臧穀之亡羊哉前年春舍弟嘗會李於城東李又極論此事而其考證兩家相爭本末書尺年月俱有次第舍弟輒一言截斷曰此皆外也未也未是

切身己事何不於窮理居敬用工夫而徒務此爲蓋姪輩意思本自如此豈以其竊議於長者而戒於朋儕而顧反費力自爲也耶至於姪輩所以處尤翁實遵先人遺意則其說已具於永峽時書乃猶未蒙照察何也先人之於會西固所尊尚而然其宗仰之盧契好之篤則視尤翁不翅有間矣今也徒執先人一疏以爲左契欲姪輩專意會門而背棄尤翁然則尤先人平日章劄文字所眷眷致隆於尤翁者皆將視之如弁髦耶此愚昧之所未曉也且觀所與舍弟書歷舉丁卯年間所聞先人語有若深不韙於尤翁者

此又與先人立朝言議顯不相似蓄如是則先人固不免爲陰陽離合心事矛盾之人而無以自解於後世之疑矣姪輩於此更有何言只俟朝夕溘死歸質於九泉之下耳言之及此五內崩隕奈何奈何抑又有一事昔劉淳叟嘗從游於陸子靜後對朱子極口說子靜之學大謬先生責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及淳叟後來狼狽先生舉此事告門人曰此亦見他質薄處其初聞深信之畢竟喚做不識人夫陸氏之學乃異端之尤者耳其爲禍烈於洪水猛獸淳叟之詆之亦可謂能言距楊墨者而

朱子不以爲言反責之如此此聖賢公平忠厚之意
也姪輩於先翁實有四世師友之契不止一時執業
請益者比而已雖於今日誠見其不是而隨衆攻斥
舅主宜敎之曰樸川學術嘗付公論若輩不宜如此
云云而今乃一切反是是將使姪輩重得罪於朱子之
門而在舅主亦豈得爲善誨子姪公平忠厚之道也
若曰至親之間趣向有異不可不極論歸一則舅甥
之親尙不如父子之重使姪輩背先人平生之意而
從舅氏今日之論其於舅甥之好則得矣父子異趣
當爲何如人耶是以姪輩之意欲且倚閣此事不復

爭論如昔年馬所之說則旣不背先人之意亦不傷舅甥之情彼此之間兩得其全豈不善哉而前後書來數數拈出此箇話頭有若故相厮炒者然恐非所以審察人情揆度事理善處於物我之間者而若令兩奮之云則雖大指無以異於前而然其援据幽隱攟拾細瑣以證成尤翁罪惡者殆足以罄南山之竹而雖古之窮奇檮杌猶不若是之甚也此雖激於舍弟一書而自世人一不喜尤翁者觀之猶將曰噫其甚矣況在姪輩將何辭以復耶誠願自今以後深察此意凡於言語書札勿復以此事見及以息爭端以全

恩意實爲區區之幸而抑不惟於姪輩然耳雖於他
人亦不宜每及此事不惟於言語然耳雖於心裏亦
不宜長存此事要使方寸之地虛明靜一寬平和樂
無復如前日之勞攘激發則此於晩年進德亦豈不
有助耶旣已自慮其躁並因以爲獻伏惟裁察
所與舍弟書謂姪於擾院尊其老慕其名吝言參拜一
舍之地以晨尊仰之誠略無排斥之辭及士元之文
集出後有所慍怒而移及其父爲此報復尤極可
笑士元之於吾家其意趣燕越知之固久而平日
侵誣先人之語自其見於章疏著外屋下私語亦

多有入耳者矣何待文集之出况文集所載事亦無大段說話特以第宅事有所云云耳此視乎昔所聞不翅小矣士元而在猶不足深怒况以是發及其父而爲報復之計耶爲此說者眞兒童賈豎之見而易主信之於此竊有以見所存之深淺而亦知尼門所爲日夜偵伺於尤翁得其言行之影響差互者而遂以爲口實者大抵皆此類耳誠可慮也攘院之恬退固窮誠末世之所難得雖於此固嘗推挹而其年又先人同甲也豈不可尊信其慢侮前賢敢爲異說壞人才害世道而流弊之所至

莫知其極則姪誠深不韙焉故昔年嘗與李壽翁
言於驪江論及此事而曰若此者其人雖可尙而
其學術之謬不可不明辨痛斥壽翁大以爲然曰
吾見正然故每與人言之如此耳蓋壽翁爲學亦
是謹守規矩者故其意不約而相符矣然姪之爲
此言則蓋不獨於壽翁爲然也今以謂略無排斥
之辭者何其妄也昔年嘗與五六學子往會道峰
數日聞樗月祠在近將走謁或以學過於門爲不
便姪笑曰雖道不同何至於不可見耶遂歷訪小
話而歸今以此爲委拜展誠又何其妄耶夫以老

子之爲虛無首而仲尼入周問禮陸氏之爲禪學宗而晦翁令主白鹿講席其視經過一扣門多矣然其攻異端闢邪說未嘗因此而或廢此自有抑揚權度於其間矣今以過門一見遂謂之尊慕而不當復有排斥也則是仲尼當遂宗伯陽而晦翁卒爛漫於子靜之禪旨矣豈不亦悖甚乎凡此皆不足供有識者一胡盧初不欲深論而以舅主尚不能無疑於其說故終復言之惟其辨明之際辭或涉於不遜無乃因此而重獲罪也耶惶恐惶恐

上仲舅 乙酉

前書妄率深恐獲罪於執事者日夕反側伏蒙俯賜
還答辭旨諄複開示深切仰見盛德涵容不遂棄絕
再讀三四豈勝惶感所諭講學而不明是非之眞何
以學爲學而惟事偏論豈君子之事此誠至論然人
之爲學孰不欲明是非而苟於理有未窮而心有所
蔽則雖終日而談是非而所謂是者未必眞是所謂
非者未必眞非反不若存而不論者之爲安靜而省
事也偏論固非君子之事而所見亦不可以苟同道
且甲乙之爭一彼一此皆偏論也甲方自是其見而
目乙曰偏論乙亦自是其見而目甲曰偏論是將爲

予定哉英偏論之說未足以服人只論其事理可也
然尤翁之是非旣已倚閣一邊今無可論雖參數歷
畢尤翁譏詆先人語以明先人實未嘗誠服尤翁則
有未然者尤翁性素嚴峻雖其平素所親厚苟有不
可於意則類不能容忍而發之言語者多矣好事者
輒從以附益而稍嘵嘵焉來示數語雖識有苗脈要
皆此類耳又烏足爲先人不誠服之證哉昔吳伯豐
朱門之顏淵也然先生嘗疑其失脚權門至有極司
馬家臣之語伯豐之尊先生豈其不至亦先生所聞
者過而慮之深責之備焉耳且以日月之有時相薄

蝕也而暫而復常則卒無害於同明之相照矣今考
尤翁之於先人始終相與大體皎然無復有纖礙設
或一時因事而有云云之語亦何足追計而今欲執
此爲口實以張瓶兩家之好惡未爲至公之論也參
論又謂姪於尤翁高下任情前後頓異此亦未然矣
尤翁只是一尤翁耳然而在前日則自南小以外舉
世無不尊也在今日則自老論以外舉世無不毁也
其尊之也則直以躋於程朱其毁之也則殆將擠於
共嘆此世道之至變也若姪則自始至終胸中只一
尤翁無二尤翁是以雖舉世尊之而亦不以增吾之

先翁舉世賢之而亦不以損吾之先翁由前則人疑其不足也者由後則人疑其過隆也者而若吾胸中之先翁則固自若也是則世人之無常而非姪無常此其說蓋在於盧欽之論徐邈矣然姪於此亦不無徵顯之意焉方其爲程朱也則輒敢責備而妄論焉及其爲共嗤也則又爲引重而扶護焉此蓋因時抑揚者然而亦不敢於胸中定本之外加減其分數也其謂或譬於某僧或尊於程朱者乃傳者之妄而姪則無是也來教又謂所言公當公言之豈有可與言不可與言之理此亦未然先先翁之在前日則盡函

人皆其徒也各隨所見議其得失正如一家子弟在
門內說父兄事固無彼此形迹之嫌矣今則三分西
人而其二皆先翁之敵也小則吹毛洗瘢大則彎弓
倒戟一言之侻便足以藉其口而助之攻何可以不
愼哉且如靜退牛栗其實等耳然靜退生於黨論之
前故通國皆宗之牛栗生於黨論之後故宗者半國
仇者半國是以靜退得矣可公誦於人人而牛栗得
矣只可與西人言不可與南人言今若曰所言者公
而無復有諱忌則其不爲對仇敵而說父兄之過者
幾希矣以此義而推諸先翁則其與權李言者不得

與舅主言亦其勢然耳又何異哉凡姪所以處尤翁者其終始本末盖如此如所論高下任情前後頓異者自省其未有是也獨姪嘗竊深疑於舅主之處尤翁而嚴不敢請今輒因是而質之可乎夫尤翁之往世既久言行滿一國其賢與否不難知也而舅主前則景仰尊慕出入門下語必曰尤齋書必稱先生又從受累世墓文矣今則憤疾痛惡詆排詬罵暴揚其心術歷數其罪惡不以毫髮原貸其爲前後高下之異雖貫三光而洞九泉亦不若是之懸矣此果何也若曰尼山事後始深知其心術云爾則向所謂會賢

也漁色也不孝也不忠也彼旣皆據事而指實又非昔
無而今有則雖非尼山事而亦不害爲無狀小人矣
然數十年中一切置而不問而出入門下惟謹及其
得過於尼山然後乃始斥而絕之如是之甚者何也
若以此數事者猶未若尼山事也則朋友交際前後
反覆豈果重於不孝不忠者耶其亦奚乎輕重大小
之倫矣若曰前則不聞而今始備聞也則前之不聞
宜非由於不聽今之備聞又安知其無所自耶且餘
事尚可如此說若所謂假冒大義欺負　聖祖遑恤
朝權威福一世則又非如微事細行人所難見者尚

可議於前後之異聞耶此實愚昧之所深惑也抑曷主之處尤翁惟尼山是視今請以尼山事言之酉峰之貳於尤翁也實由於墓文夫墓文之託固當於賢者而不於非人矣酉峰之師事尤翁凡幾年矣其言行隱微宜無不知而輒以墓文爲託則固不以爲非君子矣及文成而猶嫌於借重玄石必欲其自爲定論則固以其言之信來世尤有重於玄石也此於尤翁何如哉至其所望不副而釁隙大生然後本原心術之論出而尤翁遂爲無狀人向使墓文一如其所望則尤翁之爲賢人君子固將自如而酉峰之服勤

盡誠舅主之尊敬致禮亦當一如前日而不替矣夫尤翁之爲君子爲小人宜自有六體之不可易者使其本原心術誠小人也則其爲墓文雖善而亦何能遽變爲君子佛氏之教人雖有彌天罪過只一念阿彌陀佛便能滅除惡業免墮地獄嘗笑其言以爲無理今此無乃類之乎借乎尤翁身負許多罪過而不能以三寸管當南無一聲以求超度於尼山而自墮阿鼻獄中飽受此刀山劍樹之苦也已此言近謔而事有相類者故聊以發一笑無乃以爲不遜而罪之耶悚息悚息至於西溪之說前書所云只以自解耳

初非敢御疑於舍程朱從彼說而亦未有一語及彼之幽隱細瑣也來教如此竊所未曉原書或未毀棄幸更詳考如何前既以息爭端全恩意爲請且承緘口結舌之教不宜再瀆尊嚴而區區所欲言者乃在於尤翁是非之外則言之或似無妨故敢復縷縷伏惟鑑察

上仲舅 丙戌

春氣若將載陽而又復陰冷不審此時起居若何仰慕區區頃自北洞褫到下書誨諭諄悉慰幸無已舍弟事季亦不勝驚駭以原書未曾見故久未有以仰

劃矣日昨舍兄始以世間流傳本謄示語涉所並全不擇發其犯分不遜之罪誠無以爲解矣悚息悚息然在舅主亦何至以此藏諸胸次發之言語以傷至親恩愛耶唯以妄發處之而勿深誅焉其亦可爲盛德事矣如何如何春翁書亦有聞未見今幸得而讀之不覺爽然自失蓋淺陋之見未始及此也然以書意推之則當日在圍城者未論方爭和議必須辨得一死然後乃爲無歉於義矣誠如是也雖鄭大夫恐亦不得爲第一人蓋剩腹之日雖不幸不死而其後獨無可死之日耶先曾祖文正公所處終始與此老

同蒙愚於此固有不敢容喙者而竊意當日之變雖誠同極尙異於城陷國亡城陷國亡不死則爲俘虜而已脫或逃免亦爲苟活故其義惟有死耳今則不然 大駕雖下城而在城中者尙有轉身一路可以退而自靖又何必於死哉是以鄭大夫與先曾祖始雖不忍於和議之決憤惋痛迫欲死而無聞而及旣被拔不殊則亦不求必死而唯不從下城以自伸其志而已此於義固無可疑而亦豈不有辭於天下後世耶以此而言則當日在城中者其無必死之義亦可知也妄意如此未知何如抑又念愚去卯疏亦

嘗引南漢事爲言矣然其引之也正以證江都無可
死之義則其南漢之不死固不以爲歉矣今玆下示却
似主於必死豈前後之見異耶抑所謂不敢信已而
信其師者耶此於愚意不能不疑敢倂及之篤切悚
仄餘不宣

跋本

春翁書聞而未見今幸得而讀之不覺爽然自失蓋
淺陋之見未曾及此唯以先曾祖與鄭桐溪力爭和
議不從下城爲無歉於自仰自靖之義矣今以此書
所論推之則當日之義似不止此而必辦得一死然

後爲正此又是極等之論豈柰夫子所謂文王固高於武王而太伯又高於文王者耶天下之義理直是無窮識非淺心粗識所可得以論斷也

上伯氏 丙子

清平雖不甚絕特而極可愛令人不欲捨去所見不滅所聞唯此爲然雪嶽峰巒絕類楓嶽而但苦無正陽臺不能盡裒於目前又不能極意窮探如曲淵鳳頂皆未入杖屨中水石之勝殊無大段可觀而濠布之奇則前所未見盖朴淵雄壯而此則縹緲朴淵以氣勢勝而此則以格韻勝甲乙雖未易定而此尤奇

異於大乘無他勝只高深非人境很僧去荒落耳

上伯氏 乙酉

昨會得於邂逅遂成勝事欣幸何已會心處不必在遠好事亦不費經營台今春秋暇日得數舉此會豈不爲暮年之幸耶因此益覺子益之遠爲可悵爾

上伯氏

弟之自處數日更思只有過近上章請譴之外無他道理少前謹可以見惶恐不自安之意而此關一動無以收其後已擬不過忘憂嶺一步矣養台之言正符此心纔見達甫書其意亦如此宣教二六二六恐不可

受用也

上伯氏

昨夕伏承兩度下書聞國有大事驚憂隕涕罔知所
啚 上教必非偶然而發臣民號籲雖切恐難回聽
煎迫如何煎迫如何弟之進往近郊未知右相所教
主意如何豈以 上教直以 玉候不豫爲辭不當
晏然退在云耶抑百僚同辭陳請雖不得進參亦宜
變動以自見其同情祈望之意耶要以玆事關係國
家大變節臣子之義不當處之如常耶凡此須有明
白所執可以處之無疑幸更商議下示如何靜進諸

台想與相見亦問議如何

上伯氏 丙戌

諫院新啓語多侵逼觀此頭勢恐難久安竊歎竊歎此事顯見雖似如彼輩之言而其實有不然者若泛論大體而無指定一事爲言者則固不當詰問其根因矣今旣明指一事而朝家之命法府究覈則須先審其根因可以勘斷其事矣是豈得遂已耶且臺臣發論之本意亦豈不欲明覈而罪其人耶然則今旣審問正所以重臺論何得爲損臺體塞言路耶旨非劉蕡固爲明白而但欠說重臺論一段意思故彼輩

猶得以臺體爲口實早晩或有更辨之擧則此意悉不可不說破也如何如何

上循氏 丁亥

朝併同伏奉下覆此又蒙下示一律披慰不可量偶然一會遂成難行之樂惟是廢簣不可復鼓只自歌耿於中矣今者得此可免落莫矣頷聯甚佳恰寫得此中景色諷咏不已昨夜得魚光多今日風氣尤佳葉舟數三交櫓三洲間徜徉縱觀得以忘病尚恨不獲日陪几杖於此耳

與子益大有敬明 乙丑

别後不得聲息益不堪懸懸廿六日在青蓮菴中忽
得廿三所遣書翻倒喜慰言不可盡信後亦多日来
委侍奉僉況如何馳念復切此行廿五入楓嶽廿七
自拜岾出山取道灑郎洞歷通川昨到高原今將發
向前路身幸安健魯患阿堵之疾亦向歇矣楓嶽之
游雖似磨驢只踏故步而以日長如年故兩宿之頃
亦得從容上下於正陽萬瀑之中自普德以上泉石
實非他方所可擬衆香城亦自奇殊在正陽青蓮連
値夕陽大覺心目竦頭以此知人或貶毁者不惟怠
像太過亦由經歷山水不多故耳今行始定此山之

品吾東方決無可與伯仲者名聞天下不虛也灑郞險絕無比而泉石殊無可喜處守夢所記未敢知也鶴浦亦不負所聞如三日浦之類直在下風而但恐雨中駐馬沙峰少時而歸不惟意思怱怱景色似稍遜晴時也到處每有獨往之歎而尤恨敬明不與俱山中未蓮海上棠花正白其時暑氣殊不妨也關塞遠游意甚不佳而山海勝觀聊足自慰今亦不欲道旅懷以傷彼此之意輒以游賞所得略相報知亦可當晴窻揮麈之談耳萬萬只冀各各自愛不具

與子益敬明

初六書後亦頗有日正爾懸念此得旬日所寄書喜
審伊時侍奉安勝水亭玩易之樂又何發人好意思
耶此亦方理是書軍中讀易大似不著題而韓門間
然無異山齋觀象玩爻也不妨深細只所對者白山
水雪而又時與韓辛跗注之君子相周旋此不若彌
雲蒼翠中叔季對講之適耳千萬不猥及只冀盛熱
加護

與子益大有敬明

朝於撥上得奉僉書具審酷熱侍奉諸况安善喜慰
難勝此中一向安健而兼無他擾日間佔畢不廢大

勝黨下切切之時矣易經未了乾卦而近得新印啓蒙一番看盡凡係象數之參互交通者槩得領會而只是上面無形影底道理終未玲瓏透徹其所領會恐只滯於粗跡耳玉齋胡氏解釋朱子說頗有功而明著箋中論舊法今法者殊可疑未知子益曾見却何因來示及也趙君之病說得頗中竅而要其所夢者尊取其所長亦可爲講說之資不可遽棄之也侍中臺嘗一登歷形勢開濶殊勝三日浦而從容可愛或遜之比之鶴浦則又遠不及故前書未暇舉論矣撥便急發忙甚胡草只冀加護以副遠想

答子益

頃得十二書後旋有歸便而適被酒不能作復爲歉昨在會寧復領十七所遣書具審侍下安况彼慰難勝十三之雨或恐此間獨被今聞京師亦復滿盈可見方數千里同得桑林聖格之效喜幸誠無量也僕去廿八發自雄城歷富寧茂山會寧今到柔遠鎭此即慶城地也自茂山以後凡行四日皆憂豆滿江邊隔江咫尺即是胡山人生蹤跡眞無所不到也郡子書惟患不得纔鑄耳一路稍閒則漸有窺尋窍穴之端到此正好玩究透徹而每苦心力易倦半途廢輟

此可惜耳敬明之旁矣豈亦程夫子未嘗一言及數之意否不然而徒以澄然覺海爲第一義論則亦非眞箇究竟法也前書所示兩款意義路中忽遽不能報去而其論因知記者正與吾所致疑者相符耳餘萬嘑燭潦草不能盡意只冀秋炎加護

答子益

十一日得見去念四念八兩書具悉侍奉外爲學旡百欣慰披豁無異面款比來始有秋氣未委侍況復如何得書非不源源而一味馳係無時可已也備歷徧列鎭直窮西水羅而歸此是華夷地盡頭也東臨

大海北䟽沙漠天下之觀無以加此不知博望龍門之游果何如耳獨恨詩情甚薄未有一二語記得實境令人每憶少陵翁矣聞於此道漸好漸輕誠是好消息此亦以不能之故因生懶忘來此數月不作十許首詩每到勝處輒不免吟哦之苦殊不能脫然放下可歎路德方作不能盡所欲言只俟後便所冀加護耳

答子益

久不見手字為悵再昨撥便得領初二書憑知秋涼侍奉安穩披寫無已此中亦粗遣而逐月鞍馬髀肉

幾消不惟勞悴可悶看書玩理殆至廢閣荏苒之間不覺秋已深矣近方溫理前業以爲收之桑榆計而匪久又將有覆審之役此箇意思幾何而不消散耶可歎可歎聞讀易之外兼理中庸頗得鼓舞之樂甚善甚善日前枉用精力今不須追恨惟以古人所謂新啓靡甘熟處難忘爲主戒則補復前失尚未爲晩也便遽不能悉

答子益 戊辰

別去不得音耗悵想彌深官人還得書知舟行安泊甚慰甚慰此行再昨到華陽方與長老估畢寺聚入

龍谷而眼前松石亦覺淸幽明日又將往觀別區川石此卽所謂莊巖者去此四十里許而長者亦未曾見故將擬偕行今年游賞可謂太濶漫深恨君行不得少留了此好事耳千萬忽忽不盡

答子益

戀中書到披慰不可量此間依遣公務之殷乃以田政未了故而要之秋冬不似春夏之豐暇唯於晨夜間或得吟諷書冊然一暴十寒殊無頼也丹丘歸得於懸企中怔急披讀遂至丙夜盡卷乃已無論詩語工拙向來游歷跌宕之樂顯顯於紙墨間雖在數十

年之外當如宿昔事矣詩豈可輕也當日伯祥輩以苦吟爲多事而笑之者特未解此意耳餘不具

與子益 乙亥

家居蕭冷近日連在書院雖病不得看書而日與諸生講說一部大學前日所未融釋者頗多脫然所已曉者亦覺意味深長似於存省處有所得力始信朱先生一生著力說此書非偶然也

與子益 丙子

俺到原州觀葬後回向麟蹄畧觀寒溪瀑布一宿大乘而歸但未窺曲淵諸勝是爲遺恨耳紀行詩數十

篇錄去大抵主於抒寫事情太半潦草不暇鍊琢意致雖或可觀而格調殊似猥下不知從此回無妨一番試爲評來詩篇隨意點抹使見罷瑜亦可

與子益

詩錄批評皆極然有當於心貴其中蓋有商量而未決者亦有知其然而窘束未能改者皆在諸稿中而其有一二思索到者尤喜者發也

與子益敬明 丁丑

聞彥輝書非又來到於向三條之駁皆無說但習字之訓猶墨守胡說其膠固如此不可復與之言欲只

路與衆去耳其言別之理未若仁之愛義之宜元不
成說別字雖就是非上說然別與是非固有能所之
分朱子所謂分別是非者曷嘗以是非爲智耶以仁
言之愛親愛人以及於愛物皆仁之施無親與人物
則愛無所施矣然以愛訓仁者豈以親與人物爲仁
耶智之訓別何以異此而今其說如此甚可恠也

與子益

猥見袖來某人文字再三讀之誠如前書所評正朱
子所謂不能起發人意思者徒尚辭法不靠實理其
弊固應如此如息菴文字非不尚辭而然其精神融

鏤亦自悍緊切確不如是綿靡少骨也

答子益 戊寅

今雨之壯不比已前江水汎濫直到階下前岸老樹曾議斫去者皆入洪濤中其壯可想使少加一夕雨竈中便當產蛙矣若每歲如此則殆難安堵而將人謂丁亥以後所始有云耳屯麥遂爲已有向來切切皆歸虛慮世間事類如此要當靜俟出場爲是耳

答子益

曾陵追復斷自 聖心縟儀將次第舉行甚盛事也南相堅持異議而辭意極狠愎全無惻怛意思亦可

以見其人矣漫此及之卻恐損道心也

答子益 壬午

昨留文字略見之發揮考亭之意固知不偶然而至如義理已大明無俟於費力講究者尤是近世纖繆之說比嘗有小劄記略論此一義而未究其說矣今玆所論儘詳且切足以警發聾聵非小補也全篇句語可商者今不暇一一明當作松楸之行相見可以消詳矣

答子益 癸未

頃見書具悉示意汔未修報蓋有待也而想亦以爲

舊時吳厥文字删潤固未易且覺不便只以別紙條論其未盡處欲送之矣旣成見之使一大文字自念身處野外本不欲干與朝論此雖斯文重事玉堂之所承命越俎與議未知於義如何故今日有道子賓送書未見而以此意辭謝姑以本冊及辨說送還矣想彼必不但已若更來索則勢須送示而亦有適此入去故先以附呈幸與敬明同看如有可議用籤紙批出如何

答子益

文字所訂示者大抵得之荀卿之說其意雖在於矯

性從禮以歸於善而要其以聲色淫慾爲出於天眞
禮法修飭爲生於人爲則固與朴說相似矣但朴說
雖悖猶不直以性爲惡而禮爲僞故但曰其異者幾
希矣然其立意不同誠如所示且此等處不必引古
爲證今直刪去而只以其弊將何所不至哉八字承
上文可矣未發之義彼說雖極捭闔類皆兒童之見
不足深辨辨之雖力亦未必通其惑故只略擧敬字
爲說矣至於以人心爲本無靜時則據彼說未見其
果有此意故不曾拈破矣誠有此意則宜更添一段
辨論而心力不逮難以辨此君可別爲文字以補之

否能所之語固慮有道不慣此等文字宜令檢看朱書折柳看花語此似見於答吕子約書可檢出寫入於能所二字下以便曉會或紙窄不容夾註則別以小紙寫出付於其端可也萬物皆備與一原之分亦以來意添註脚如右例爲好矣有道經學曾未識其淺深今以其所辨者觀之亦自不易於吾說亦應不至於沒領會豈伊日果醉耶其文字固不欲煩人耳目若渠能秘密則一番送示亦不妨而聞其大言云云是可慮也三綱領條固亦可謂至善之目欲改作朱子固嘗以爲至善之目依此改之如何當辨未辨

條四則錄在別紙以去病未能淨寫見後令致謙濟
謙輩寫出付於前說之後爲可餘不具

答子益 戊子

歲前再得來信一未回報以此心之慰寫知彼間欝
陶應甚矣改歲懸念益耿耿玆披初四日所寄書備
審棲息凡百一向安好送舊迎新意況如見聞諸生
相守者甚多氷溪雪巘萬境俱絕乃於其間置講榻
宿火陳編共了一冬未論所講淺深此爲何等希有
之樂耶歐陽公云須知有羨而不可得者此則又何
由羨耶元生辨得堅坐誠可尚此子纖弱如婦女其

舅乃如此人固不可以及相也但其看文字心力却短小不知靜處旣久或少進否此間事何足言室人所患雖無朝夕危死之憂臂脚之證漸至深痼今則旣周歲矣固無望復起爲人而其他種種諸證更迭劇歇未有頃暫之安俺亦歲前再次感冒初不甚苦而本火乘之以致彌留歲時強起上冢歸輒澌頓不能起五日前又有感氣大痛三晝夜服小柴胡湯數貼始得少愈而神觀氣力大損於前日相見時去年三百五十餘日旣從憂患中過了今年歲首意況已如此以後從可知矣奈何奈何元生家奴告行力疾

布此僅僅不周悉只望春寒加護

與大有戊寅

日間調況如何懸念耿耿俺無事奉行昨日日入時到此初以水路非萬全爲慮適會風日舒和波濤帖息水面如鏡行數十里如在房闥間此實難得之奇幸毋主氣力旣免大段不平趙内輩快覩海山景色得未曾有今行慰適良不爲少但恨君與子益不來又嚴也不在膝前以娛慈顏此爲缺陷事耳餘夜草不具

與大有乙酉

山寺之會前書約以今日更思之 上候未寧至於藥房直宿朝廷問安適身有職名辭未得解而輒以此時作閒游事理未安勢須更俟他日若晬間或意有來伻遲留未卽報今始遣伻無乃已裝爲行耶

與大有 丙戌

昨便過得復書披慰爲多但審落傷所患甚不輕雖今向安憂念何勝此間僅無他旬日以來風日多淸恬花事亦爛漫游目江干意頗欣然須者再上漁舟瀾洄三洲間得魚頗多自營此屋來今年始有此趣味所恨不與兄弟共之爾稻種許優送深幸今遣奴

馬付致爲堂方治小圃嘉瓜種子隨有送來如何本花田何間可耕耶欲送小樂耕之而患無牛耳方往妙寂觀精舍處怱怱不具

與敬明 壬戌

夜來安否何如吾昨夕到院此地前已經行甚勝絕固所不論屬春夏之交茂樹新陰山谷益深幽洞口人家數十悉臨水種桃桃數百株夾道左右惜吾不及花時然東墻下有六躑躅五六根開花甚盛樹皆蟠屈樛結蓋覆地上有冠童七八人來讀書亦不甚喧閙也以吾方韓澄庵編漫書此以寄或可一欣然

也餘不具

答敬明 乙丑

昨得十七日書憑審侍况安勝慰釋良深況華山勝
蹟歷歷如在目前令人神馳不覺廬山之屬齊換也
此來絕跡大漠固足為壯遊而數千里間無一流峙
髣髴於神甸諸勝慶興有所謂白嶽者北人稱為無
上名山頂當冒險迂入則數峰戴石稍自巉秀而曾
不足為道峯冠嶽兒孫特荒裔之區人少所見故以
此為奇耳此眞井蛙之見而可以捐掌也明早又作
七貴行未知此果何如耳千萬不究只希晉護

答敬明 戊辰

便還得手札承所患漸向蘇六有亦占差道而男氏又蒙看還之命一紙所報皆是喜音此眞可以抵萬金也此中僅遣數味忠原有書約爲月嶽遊匹馬馳赴則忠原失期不來獨宿山中兩夜而歸其峰巒巖壁類皆瓌奇峭峻特淸明秀潔不足耳泉石亦往往有佳處所謂德周寺者在一山高深處幽夐可喜擬之良爲勝處而前此未見人稱道以此知世間好山水多不見知於人而名稱聲譽不足以定品格耳餘不具

與敬明 庚午

日間何以支遣毋主眩暈之證加減如何氣力聞甚傷敬憂慮無已此中僅支而秋氣日深哀慕罔極王敬答書此無直致之便試送去如有入城人勿忘傳送如何聞渠南行在廿四間或未及於行前則託伸平使之入覷爲妙渠書中論容貌辭氣一款鑄誨頗切此事本一不敢作第二義看而但覺習氣已痼猝未易矯革拘迫則難久過飾則易僞且欲略略收拾。旋旋持養庶幾漸次入於規矩豈此箇意思却成病根而不自覺其爲苟簡流徇之歸耶渠於夏間來此時

亦以此事相規而不曾道破此意蓋恐渠後生或反因此而緩於自治則是相率而出於姑息之途爲害不小故耳然覺得渠責望人亦似有不量力分者正類向來論詩一切以古格律之雖其篤信謹守可尚而亦似太執耳然自省言語躁妄又不比容儀之失此則只當一意禁節不宜復以前所云者自諉得渠如此提警非小幸也餘萬夜草不次

答敬明辛未

玉奴來見書爲慰所示自己田地一日無譏似一日正說著此間事曾見所說用工夫處頗似簡易何爲

更有路頭差之疑耶無乃行持未久而責效太遽耶不然亦須求所差在何處亟有以改之不當只如是疑貳而已也如何如何求靜處坐兩三月此亦深有此願冬間或可辦此而似此準擬等待反覺蹉過目前日月此病又不小也餘忙不一一

與敬明 丁丑

兩儀說來書所論作天地看則不周徧有窒礙者是也但云看作二氣則儀字命名之意似不如此此節亦然考朱子答程可久書儀匹也如俗語所謂一雙一對蓋陰陽纔分便有對匹之義故易傳取名如此

此不待天地成形而後有是名亦非天地所得專其名也古今文字雖多以天地喚作兩儀要非易傳本意況濂溪此說備論動靜陰陽流行對待之義所謂兩儀不應專指天地頃日金龍潭榛自清風來訪謂黃江門人有欲作天地看者黃江不以爲然舉似於渠渠亦同黃江意歸路思之却恐門人說爲是云吾答之如上所云渠謂當更商矣昨道以書來謂朱子說有云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據此則吾與黃江之說似誤然猶未知朱子之說果是定論不可移易否此說載在性理大全太極圖說小註試

更檢看道以書送之覽後還送大學序小註雲峰饒
智一段似曾相商未知其說果無差謬否道以盖以
所聞於吾者難之而閔君不以爲然但未聞問答曲
折可欝

與敬明 庚辰

義婢竟不起慘傷何勝念其勤勞忠順可譬國之藎
臣而酬勞未盡遽死於疫斂尸想亦不如意我心猶
惻愴難忘况君當如何耶

與敬明 丁亥

滄溪集序病憂中艱得草成大體殊欠簡約而此則

猝難致其中語句未善處却須傍觀指示並細檢訂
還如何論學專以其書札日錄中所自道者爲據蓋
平日雖知其大槩而猶有未盡其蘊者到今難以臆
見斷定且如此爲言未知果如何耳

答敬明

示服制曾聞玄石定論如此蓋儀禮爲長子斬註疏
有嫡嫡相承之語故以此爲據云矣但以義推之此
事本當以傳重爲主旣是四代傳重之人則中間雖
有衆子或繼子承嫡者宜無輕重之差而今却分別
如此者誠未可曉年前嘗有一二人以此來問而不

承聽斷爲說矣要之遠有涇疏文近有玄石說候當據此行之矣

答李達 壬申

前示魚生書其有志力學誠心求益不易得如此深可嘉尙但所以見推者太過自視缺然不足以當此盛意甚可愧也然此則姑舍不論今日之義雖伏匿窮山麋豕爲群猶有覥於視人況敢抗顏爲人師以重其不韙之誅耶不惟自處之義爲然相愛者亦豈當以此相累耶區區於此恐不敢聞命矣然生之意則勤矣苟以姻親之誼不相遐棄時一過訪存問其

生死則其爲空谷之跫然多矣亦豈非可喜者耶雖
無以不似之禮相加則幸矣抑覵生年甚少而文辭
筆札已粲然如此況又有洪甥同處相與講劘切磋
自當日進不已又何必遠尋師友然後爲學耶早晩
可以此傳布也魚生書所稱約齋生本無此齋號不
知生何從得之耶今後不宜更以此相稱此意並及
之

答齊謙 癸未

早見書爲慰聞遭金姥之喪驚歎服制進士所論固
然而乳母服則太輕考見喪禮備要小功條士大夫

於賤人養巳者服小功乃國制也今當依此爲是矣
從服考續問解同春問外祖父母收養者之服而仍
及從服當否則答以妻無收養之恩從服似過而齊
體之人不宜異同亦無明據云且引草廬說以爲君
師服三年而妻無服亦何異也先儒於此固已疑之
今不能決斷而以意商度服之似過

與崇謙 丁丑

汝今年已十六矣前輩猶有名稱者於此年皆已立
得規模學識文理大綱已就而汝則猶是蒙學視數
年前無甚長進如此一年二年不覺輒到二十亦只

是今日伎倆豈不可痛可愧蓋觀汝資稟不甚麤疎暴露全無沉潛縝密氣象以故不但於日用言動事爲間多所闕略無循循謹飭意思至於文字工夫亦甚鹵莽所讀書旣未能嚴立課程逐日趲趲最其不善看書尤爲大病日間無事時未嘗一兩刻披覽冊子間或披覽亦不過數板或一板而止而其所覽過亦忽忽涉獵全不子細其句字離絶亦多差舛況能審其文義核其事實而得其旨趣曲折之詳乎夫爲學而窮其義理作文而得其蹊徑全在於子細看書余於學問雖所得淺少至於文字之功則得於看書者實

不可誣惟其身親經驗如此故毋與諸生言輒縷縷以此為勸說得幾於口破矣汝豈不日夜聞之而終不肯依吾言用功此實吾之所深恨也汝若無意於學則吾固絕望不然則宜深懲前非大變舊套所讀本書須先嚴立課程蘧蘧無怠而以其閒將漢史或八大家文抄一看四五板或六七板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其有未通問于朋友如此日以為常至于數月之久則文理漸通意味漸深自當有欲罷不能者矣過此以往將有無限好消息今雖不言而爾時汝當自知之矣千萬勉力毋孤至望

此書宜藏去時出而看之無若伯曾之簡可也

與崇謙

昨今㦖息安否李生兄弟已還來否隨州詩如已成送示爲佳每見後生做科業者率皆散髮袒跣任便爲事如此不惟養成怠放之習即目前工夫亦必不能精專篤實切宜戒之也凡事須抖擻精神凝聚心志勿令散漫昏怠然後方做得有力科業雖小豈怠心昏氣所可做者耶此意李生亦不可不知也

與崇謙 戊寅

昨夕還家見汝書知好在慰喜夜來寒緊未委眠食

如何聞同棲者頗多未知爲誰某羣處易流徇玩愒切須簡言語攝威儀專意看讀文字爲佳

與崇謙

近日連看綱目否須堅坐一室專意看閱時與汝姊講評其有名人好事可聞者說與汝慈聽之以開釋病懷豈非樂事耶

與崇謙 己卯

兩日科場何以出入無由聞知鬱慮不弛余再昨發行昨夕到農巖草堂前樹木茂長幾似隔十數年者反覺有金城柳之感矣明月磯淸泠瀨水道已有復

舊之勢而但亭子傾頹已甚幾不可支拄今方謀所以改礎而恐多費人力殊可念也餘不具

與崇謙

夜來侍奉安過否余今午還家無事綠陰淸流殊覺慰懷陶詩愛吾廬之語眞是先獲但竹未生筍紫薇一樹枯死是爲恨耳路中忽逢李夏坤同舟而濟到西門外又遇吳壻此皆奇事李生近當連住其舊家汝於入城後可以數見矣餘不具

答昌發問目

朱子所謂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亡

所致者看不透說不出伏乞下教曾聞尤齋先生有解說亦可得以聞其詳乎

兼猶言又承上文之辭也出入兩字有善有惡謂此兩字一則屬善一則屬惡蓋入者善而出者惡也當時或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皆謂舍亡所致故先生言此以明此心之出固爲舍亡而其入也不可並歸之舍亡也尤翁則以出亦有善有惡入亦有善有惡解之而引樂記非僻之心入之以爲入亦有惡之證矣未知此義果如何試細推究

朱子之於祠祿甚不滿於意而輒託人求之者何

也以今之爲士者言之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而若甚貧窮無地可歸無田可耕遑遑乎無以自全活則姑求升斗之祿以苟度目前却不害義否祠祿本當時朝廷所設以處士大夫之無官者故凡辭免實職者例皆請求得之先生雖嘗不滿於意亦不免從俗求之者以其無害於義故耳若士之爲貧求仕者則難與此義比同矣然所謂升斗之祿者若非朝廷官職而如今雜職受廩料者則容亦有可求之道但不當費力營求爲必得計耳

農巖集卷之十二目錄

書

農巖集卷之十二

書

上尤齋先生尙書問目 戊午

眚災肆赦固聖人至仁至公之意然如殺越人命者恐不可一從此例而直赦之蓋其情雖有可恕而其所犯實重又其被殺者與寡妻孤兒含冤抱痛無窮是亦不可以不念竊意聖人處此當自有從輕流宥之典而今以集傳所解者觀之如此者似亦並在肆赦之中未知如何

舜典出納朕命惟允集傳以命令政敎與敷奏復逆

分說以配出納二字第詳經文只云朕命則此特指命令政教耳若數奏復逆是自下而上者恐於朕命無當小註新安陳氏及雲峰胡氏說似得經文本旨矣二典集傳固是朱子所定而此處恐失照勘未知如何

十二律候氣之法新書固備載之矣而其理終所未曉盖陽氣之升始於子極於亥而十二律管各以其欲吹灰以應之此其大略也然律之最長者乃黃鍾而其長僅九寸則其入地盖亦不深而子陽之動於地底者宜亦甚微矣何得便相應耶且逐月一管灰

動而餘管不動此似以管之長短入地有淺深而氣之應有先後也如子陽之升上距地面九寸而止故只黃鐘一管應之而大呂以下諸管不應丑陽之升上距地面八寸三分而止故只大呂一管應之而大蔟以下諸管不應也但如此則逐月升陽之數只爭七分强而極其所至纔距地面四寸餘而止終不能達於地上也其理有不然者或意子陽之動始自地底九寸而黃鍾之管入地者恰當氣之始動處故輒相應焉而若其氣之所至則未嘗以此爲限推之他月皆然也則氣之動於地中者似亦太淺造化之理

恐不如此豈此外自有妙理而不可以粗見淺解求也

再問

象刑說前此亦嘗細看矣其所謂不幸而觸罪則肆而赦之者正釋經文眚災肆赦一句而本註所謂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者則尤更分明矣然區區所疑正在此一句盖過有小大小過可赦大過不可輕赦小過而不赦則固爲刻深大過而赦之則亦將流於寬縱矣且大過亦有等數如盜賊傷人者雖大過尚可赦也如殺人者亦以其過也而直赦之不施以

流者之典則是聖人之心不忍於過而殺人者而獨
忍於無辜而見殺者也得無失之偏而歸於不仁乎
來教所引夫子說眞是至中至正無偏道理此不啻
以古今世變而有異而唐虞之制乃如彼聖人用法
權衡有非末學所敢窺測幸乞明以教諭
出納朕命竊意以爲朕命者君之敎令也出者宣出
也納者繳入也惟允者主於允當也此義似簡而易
明而及讀集傳所解不能無疑其曰命令政敎必使
審之旣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旣允而後入
云者正分兩邊說蓋命令政敎是自上而下者敷奏

復逆是自下而上者或出之或入之節所謂出納也納言之職不惟宣布上之命令凡羣下敷奏之言亦得一一關納故集傳如此說矣然據經文只曰朕命此特君之命令政教而集傳乃並以敷奏復逆對說義理雖完備而恐非經之本旨陳氏所謂久通盖以此也若如來教所謂朕命之可者敷奏之其不可者復逆之云者則敷奏復逆只是經文出納之義是不當與命令政教對立爲文而其下又用出入二字對繳也且敷奏二字似與宣布之意有異今曰朕命之可者敷奏之恐未爲穩當也

十二律非不知有空圍分數而前書特不暇論耳蓋區區所疑正以諸律長者極於九寸其入地淺深不過分寸之間而氣至各應者是必有不容已之妙而反復推求不得其說故前書不憚費辭仰禀矣今此下答似未悉發問本意前去鄙說如或見存伏乞更撿而細教之

三問

來諭兩事於二書所訓固亦各有攸當而但交互言之則守令之管殺有罪者雖在唐虞之時似亦不得直赦而如崔娃人之所犯雖夫子亦安得無赦乎以

此例之却覺書之眚災肆赦春秋之譏肆大眚見書論語所謂赦小過者猶是泛論待彼之道不若春秋所書其意尤明故此却引彼為說昔不覺為一偏之論也抑嘗因是而反復思之聖人制法之意一於中正固不容以古今世變有異而然其纖微曲折之間抑揚操縱之意則亦或有隨時而不同者蓋上世民心淳厚畏罪遠邪雖法意濶略而人自不犯降及後世巧詐日滋苟不嚴為之防則民將玩法而輕犯是故唐虞之時不必盡赦眚災而寬恕之意居多夫子之世容亦肆大眚而防禁之意常竊此其權時處法立訓示人有不得不異者矣且考夫夫子

答鄭景望書論告災一段有曰此一條專爲輕刑設
又曰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此與今
說有異竊疑於此當疏其前後說異同之故而今却見闕恐失照勘也當是初年未
定之論而亦可想其意以大過之肆赦爲重也然其
後來定論如此去就之間必有所處而今不得以窺
矣先生平日讀此當不放過併乞剖析見敎幸甚幸
甚蓋戡過誤云云此是當時遺辭之差謬謹聞命矣
敷奏復逆一款屢蒙剖析見教而愚陋終未曉然來
諭朕命之可者敷奏其施行之意不可者不行而復
逆之云云者求之文義事理終覺未妥蓋上文旣曰命

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此固指朕命之可者而其不可者之復逆自在其中矣今乃重言而與命令政教者對立爲文則亦贅矣至其敷奏云云又未喻所指然意似謂敷奏以將行之意也夫命令之可者既不復逆而出之則固見其將行矣豈須更有敷奏設有之此自其間小節未見其可與復逆並說也又疑此或謂既行之後還以敷奏如復命之爲者而此在納言之職亦尙爲小事也大抵此段文義初非難曉者而只是敷奏復逆四字安頓不著今且只就集傳觀之此自是羣下獻替之稱耳非納言者之事復逆二字今世例用於喉司而實非有別義凡羣下爭執之言皆可謂之復逆

也其與命令政教務是兩事而來教輒相因爲說蓋
欲其無礙於經文朕命二字而却使集傳文勢欹側
不正語意齟齬難通而其與經文相礙者則務亦不
能以免也抑嘗用鄙說反復推究此四字固若有礙
於朕命然朱先生當非不知而爲此說意其以此而
陰補經文之所未備也蓋納言爲名主於採納羣言
則不特承布君命而已故舜之命龍首以聖讒之語
其意可見古時語簡雖只稱朕命而所包實廣出納
二字可以推見然則集傳所解雖若有出於經文之
外者而實得當日命官之遺意此乃朱先生釋經之

詁法非可以訓詁常例求也若如前日鄙說只謂出
納君之命令云爾則其說納言之職固輕矣而先生
所解集傳文義亦恐非朱先生本意也未知如何
候氣之說前此所講非但爲律管一事實欲因此而
驗陽氣上升其節度漸次之如何耳蓋陽氣之自下
而上其四方遠近宜無所不達而律管所埋之地其
周圍不過數尺然每月一管灰動而餘管不動此豈
逐月上升之氣只達於本管所埋之處而不達於他
處耶此必不然以此遂意律管長短入地有淺深管
之長者入地深故氣先達管之短者入地淺故氣後

達也第念陽氣之動於地中雖子月始生之時宜必
達於地上特其甚微而人不覺耳若謂子月之氣上
距地面九寸而止故惟黃鐘之管應之丑月之氣上
距地面八寸四分而止故惟大呂之管應之以至餘
月皆然云爾則是陽氣之上升極其所至只距地面
四寸五分而止而其上面則氣更不到也竊意造化
之理似不如此前日所疑蓋以此也今承來教曰
黃鐘九寸其次八寸陽氣自下而上應於黃鐘一寸
之時其八寸者亦可同時相應而然且不能者何也
是非本律故也竊詳此段則先生之意亦謂子月以

後陽氣之上升者不假於律管入地之淺深而必差
於地上也此則鄙意亦然而因此又念律管候氣若
只以其入地淺深而有先後之應也則古之制律者
但當審其長短之數可矣而必並審其空圍廣狹亦
未厚薄毫釐不失是必有其故矣然則其不可但以
長短求之者誠如來教矣第有一說近見朱子大全
第四十五卷五十五六板廖子晦問此一事甚詳其
意正與愚陋當初所擬議者同而朱先生所答亦曰
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淺深有不同故氣
之應有先後也據此則長短之說古人固已講之矣

然其說之難通終如前所云者此又區區之所聽瑩也夫伶倫之制此法雖其神智妙悟透出人先而然其所以然之大致宜亦有可知之理恐不可直謂之自然而不復容人思議也抑未知先生與蔡季通之講究律學而於此一節尚亦有未能勘破者否

上元齋先生問目

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人臣之義當死君則死君當死社稷則死社稷隨其地位輕重義各不同朱子論南魏時事曰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即此意也壬辰之難　宣廟將渡遼內附募麾

臣願從者自白沙數公外皆不肯從盖其時諸人皆以渡遼爲大事也　聖祖之欲附　天朝實是尊事星拱之志爲臣子者固當奔奏跋涉死生從之矣然大臣之義則自當留守社稷竭力討賊以圖臣復不濟則死可也苟徒以執靮爲忠俱從渡江而不念社稷之無守討賊之無人則豈大臣之事哉當時諸臣大抵皆是顧私豈能見得此義而抑論其道理則似當如此矣未知如何偶閱此事有疑試此仰稟

再問

竊疑此事當觀其所處與所存之如何國有寇亂君

父播越異境則奔奏執靮以死從君此正朱夫子所謂左右近臣者之事若大臣以宗社存亡爲已任則其義當守國討賊以圖克復豈可委棄社稷而去哉但雖曰守國討賊其心或不專爲宗社而少有畏難顧私之意參錯於其間則卽此便爲負義忘君卽此便是從難跋涉者之罪人設或幸而克復以塞其職責君子當錄其功而誅其心可也至若一心徇國初無毫髮係戀之私而事或不濟繼之以死則其心固自靖無愧而君子亦當與其忠而愍其不幸豈宜槩坐以不量事勢力量之過而反少之於執靮之忠哉

蓋大臣之守國討賊自其職責所在義不容已者苟能以至公無私之心爲之則力量之能否事勢之難易初不須論今若因其不幸而罪其不自量則是諸葛武侯所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者尚不得爲第一義也豈其然哉愚意於此竊所未喻

上尤齋先生中庸問目

第一章註人物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此謂萬物之生各全五性更與人無別耶抑恐有不然者人物之生固同得一理以生然旣成性矣

不能無偏全之殊如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或仁或義只稟得五性之一耳推之他物皆然此豈天命之不均哉亦其氣有通塞而理隨以偏全耳是故朱子於孟子生之謂性章論之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卽此一語剖判甚明矣然則此章所云非謂萬物各具五性更與人無別也亦言人物同得是理以爲性而性之目有是五者耳蓋物固不能全此五者而五者之外更別無性舉人物而言同此一性若其通塞偏全之分未嘗無也而此不暇論耳

鬼神性情功效朱子以視不見聽不聞爲性情體物不可遺爲功效又一說以二氣之良能爲性情天地之功用爲功效二說者似無不同而但所謂良能者乃指二氣往來屈伸自然而然者此與視不見聽不聞者各自爲一義而今以二者皆屬性情未審何義

第十八章註推己以及人也竊意祭祀之禮固自上致隆而推以及下若喪服之制則愈上愈畧惟三年之喪天子亦不降此正是自下達上考經文達乎天子者可見矣此處恐不可言推己及人也

第十九章以繼述論孝蹟其位一款卽其事也第中

問歷序宗廟祭祀之禮似未見繼述意豈是禮也先
王之所制而遵而行之斯其爲繼述歟
廟數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旣有定制矣假如其父
爲大夫已立三廟而其子爲官師則其二廟當在所
廢矣若子之子復爲大夫則當更立已廢之廟以備
三廟之數否抑只祭見在之廟而不必備數否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
竊意物之與人其性有偏全固可言異若人之與我
宜更無別而亦謂之異者何耶
再問

第十八章註推已及人之已指周公人指當時君臣百姓與後世而言者果如來教蓋此章旣皆周公事則所謂已者當不是他人矣但以此一句爲專以父母之喪上下同之爲言者則恐未然竊詳此章凡三言推及蓋以經文所說分爲三段而章句逐段以推及二字繳之經文追王大王王季爲一段而章句以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王跡之所起者繳之經文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爲一段而章句以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無窮者繳之經文斯禮以下至無貴賤一也爲一段而章句以推已及人繳之此其文勢然也今

若以推己及人一句爲專以父母之喪言之則中間斯禮也一段獨無所繳其文勢旣不倫而且以義理言之制爲葬祭之禮以達于大夫士者正自有推及之義豈應獨遺之而不論也此處恐或偶失照勘敢此奉稟

上先齋先生孟子浩然章義問目

浩然章義豈敢自謂有見當時承問及不過係文解義欲以是爲求教之端而臨便走草不暇細檢追思亦多悖理可笑今蒙一一批回其指示謬妄剖析義理明白切至雖甚愚者亦犂然發蒙矣受賜之厚何

可勝言第以淺見尚有未瑩不容遂已更此申禀伏乞痛與鐫誨以卒嘉惠千萬千萬

集義則又知言之功以下諸條俱係先生所釋浩然章義中語而全文見佚功字本作效字用蓋謂其所以能集義者惟其知言故耳然是二者旣有知行之分而集義又是做工夫事不可以做工夫者爲某事之效也先生所謂未見恰當者豈以此否抑別有他意也

集義然後養氣

然後二字果有病然其本意則只言義須積累然後氣得其養也朱子所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者固

亦用然後二字矣然此二字用之於生則可而用之於養則不可此誠毫釐千里之分也

養氣而培其後以行其道義

此非以道義爲由氣而有也言人須養成浩然之氣然後可以助行其道義也蓋道義即理也浩氣即氣也理無形而氣有形理虛而氣實理弱而氣强此所以欲行道義必須得浩氣爲助也朱子嘗謂道義是虛底物便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徃不達此段云云實本朱子此意而只著一行字未足以發明扶助之義且其文勢齟齬欹崎自覺有病耳

其知言也必須反求吾心以決其是非

此段不記其上下語勢之如何而意其欲與告子不求於心者比並立說故如此也此論孟子事固不當知是而在學者或恐有是理蓋聖人則旣已理明心盡故於天下之言自知其是非得失而若學者則未便到聖人地位聞人之言亦須反求諸心即此本然之權度而決彼之是非得失此雖未到知言極功而亦可謂知言之事矣來敎謂理不如此者豈以其不當以此論孟子否抑雖在學者不當如此說否也

交致其功 止 通爲一事

此段當時固已旋覺其誤矣然本其所以誤者亦自有說道義與浩氣雖有本末精粗之分而實則相須而不可相無也人有專恃其氣而不知以道義爲本者固不足道矣或略知道義之可貴而其一時所爲亦善然且散漫蕭索不能以自振恐懼疑惑不足以有爲如朱夫子所云者則亦其不養是氣之過也故學者於此二者不可一有偏恃朱子曰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句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者亦此意也前書蓋論此意思而推言之過遂謂其當交致其功則亦甚謬矣

自此所以止節度

必有事焉以下集註以爲集義養氣之節度盖有事勿忘是論集義工夫而勿正勿助是就氣上言其不可添得一物不要等待催促也集義即所以養氣固不可分爲二事然此四者細究其情意脉絡各自有所屬矣來教以四者總謂集義之節度而遺却養氣二字恐於事理少有未該也小註朱子說亦有勿忘勿助即集義節度之語而終未若集註之完備也未知如何

無是餒也言無是氣則其體有不充而餒也或者以

餒字作氣餒看故於此章輒致疑曰旣言無是則已全無是氣矣又何言餒也是由誤看集註氣不充體一句遂謂其餒者爲氣而不知朱子之意本以體不充釋餒字而原其所以不充則須著氣字說耳至下文集註釋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一段則只曰其體有所不充而更不說氣則其本不以餒字爲氣餒者可見矣盖氣是體之充故無是氣則餒也然程子所謂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者却似言氣之餒未知其何說而著雙峰饒氏所論兩餒字之分恐大失經旨也

上元齋先生 辛酉

伏惟節辰令體神祇萬福出都之日適有狗馬之疾未克奔走道周瞻送行塵引領悵惘殆不勝下懷也抑先生今日之行小子竊不能無惑敢請其說夫古之君子去國固有不俟終日者矣然其去也率皆以不得於上下或以禮貌衰或以言不用或以齟齬不合或以讒間侮辱其事雖多端要之皆可以去者也今先生之去則有一於此乎小子愚昧誠未足以察乎幾微之際然以耳目所及言之亦不見其有是也自先生造朝 主上虛心眷注恩禮隆重曠絕古今而於先生前後所言無不納已以聽應之如響其施

諸行事已非一二則先生之於　上其有不得者乎愚未之見也朝廷之上自公卿執政以至侍從郎僚皆先生故舊門生也其志意可以相孚精神可以相通論議可否可以相劑節其維匡調娛借之大道在先生之所爲則齟齬不合非所慮也即有一二異趣之人陰懷忌忮竊議得失亦非敢有讒間之計傾陷之言也則先生之於下其有不得者乎愚未之見也二者無一焉則先生之去果何爲乎且以今日之時勢言之羣凶濁亂之餘綱紀大壞風俗頹敗財粟殫亡民生困悴國之不亡者僅綴旒耳所幸　主上英

明勵精求治善類皆登寃隱必察然 聖心未純而
公道猶壅朝論未一而庶事猶叢積弊未袪而民怨
猶甚姦黨凶孽自信然傍伺而災異之見於上者又
甚可畏人心波蕩訛言屢騰盖嘗觀於中外上下無
一可恃愚夫愚婦皆爲之懔然以先生之碩德元老
受恩 累朝雖越在田野固將被髮纓冠而往救之
況今旣已進乎朝廷之上處賓師之位受心膂之託
而乃又決然棄去可乎夫仁人之於天下其憂思深
遠也雖不至於朝夕危亡者猶恤然爲戚必欲匡救
振作而不欲爲苟安也其眷顧之切也雖遇[illegible][illegible]道

之君必欲至誠感化而不忍果於棄絶也若乃今日
之事則國勢之危綴罔不容於恝視而吾〻 君之聖
德尚可與有爲此尤非仁人君子所忍決去者也小
子向嘗屢日侍坐見先生語及時事輒㦤慨憂傷或
至終夜不寐小子於是退而感歎以爲仁人君子之
用心固如此也竊惟先生今日之心豈異於前而顧
以去就之際觀之乃若果於忘世者何也小子於此
誠不能無惑焉或以爲先生[illegible]來未爲一謝　聖恩
而繼而有　山陵之事雖不能卽歸久於朝非先生
志也今日之行固其初計然爾非可疑者小子竊以

爲不然也夫去就出處何常之有亦惟其時而已矣始先生之來非有以志則固國人所共知也是以自初登對無日不求退而於朝廷事一無所可否此其意可見矣及其勉承 慈旨自西郊復起入朝則登筵奏劄首陳大義而凡係 君德闕違朝廷得失人才之進退無不封章極論是先生固亦以世道自任而其計不得不變於初矣豈至今日乃復區區於遂初而不問其所處之異也使先生誠無變其初計則惟當黽勉低佪委蛇引日以俟 山陵之畢而去可也亦何必爲彼紛紛徒聳一時之觀聽而不顧其終

之無實哉終始相違進退失據愚恐先生必不爲是也萬一如此亦非小子之所敢知也或又以爲先生非固欲忘世者誠見今日國事難以有爲然而不去則無益於國而徒傷吾義此先生之所以去也是尤不然夫量時審已知難而止此士之未進用於當世者事也今先生所處何如也而尚可以難爲解徒欲潔其去就而已乎且今日之事誠難矣然及其未至於極也而盡力而扶持之此正所望於先生也卽先生以爲難則將誰使爲之耶委其難於人而苟自便其身愚恐先生必不爲是也萬一如此亦非小子之

所敢知也且先生之去就非獨一身之事也亦非獨一時之故也何以言之方今四方之賢士膺 聖上之聘召者非一二而彼皆覘先生爲去就者也見先生之在朝必皆洋洋動氣有彈冠之心矣而自今將漠然屏退無復來意是先生之去不獨自引其身而乃並率一國之賢士而去也此小子之所深嘗也人主之於儒賢易疏而難親易乖而難合易疑忌而難信蓋其心既疑其迂濶無實用而又苦其介特自遂不可輒致遂以爲無益於國家之治亂而藐視之以方外自便之人此古今之通患也今 主上之於先生

則不然誠心盡禮必欲與之共國此非有高世主之心不能也而先生尚不肯爲之用節 聖上反求其故而禮貌未衰也言未嘗不聽也饋問德厚未嘗入也朝廷之上未嘗有齟齬也而徒見其浩然棄去不爲我用則 聖主好賢之心得無從此怠沮而遂謂儒者果無補於世用乎吾 君之聖雖不至此後之人主則必將以是藉口矣是先生之去不但使一時缺望而將示沮君人用賢之路也此小子之所深惜也夫難進易退固儒者之大節也然無義而退猶無禮而進也二者之過其失正均豈可謂退之必善於

進乎竊見先生自孝廟之世其進而造朝恩禮雖隆而當退則退浩然若江河決壅賁育莫禦此先生之出處所以明白磊落日光玉潔而人莫得以議者也然其去也顧何嘗無名而去哉惟其不爲無名而苟去也故人亦莫得以議也若乃今日之去則實不得其說是則不惟當世之人有所竊疑抑恐不免於後世之議也此又小子之所大懼也抑先生前後乞歸每以七十致事爲辭且曰是大防也不可犯也今日之去亦必以是爲言矣然聖人之制此禮也特爲精力已耄不可以從政而其人不至於爲國重輕者

耳若其才德蓋世精力又未甚衰而必皆以是限之則國將何賴焉古之人如太公者固不論即如周召之夾輔周室其年亦皆入九十矣誠使是禮也爲不可犯之大防而犯之者皆歸於壞禮滅義則微周召太公獨非聖賢耶先生必以爲聖賢之事亦不可援也然古之聖賢亦何嘗自以爲聖而敢於犯禮哉誠自以其身爲國家安危所繫而不忍於棄去也昔孟子之道未能過於顔淵而其視仲尼則有間矣然顔淵處於陋巷終身不出而孟子歷聘列國自任以天下以世無仲尼之聖也古之聖賢其隨時處義蓋如此

使今世識有道德學問賢於先生而世道之責有所
歸則先生雖引年以退可也今無一人焉而國勢之
危急又不可與周召之時同日論則先生又安得不
以世道自任而乃欲循區區常禮以自引其身乎愚
竊惡君子隨時之義決不如此也夫賢者之所爲衆
人固不識況以小子之愚淺豈敢妄議大君子之出
處而隱之於心竊不能無疑如是而不自盡其愚則
是固負平日眷愛之厚而區區之惑亦無時而可解
也玆敢具列所疑冒昧仰請而辭語狂妄或涉僭僞
伏惟先生恕其愚而察其至意特賜開示以曉迷惑

亦敎誨之道也不宣再拜

上光齋先生問目

龜山學問之差朱夫子論之固多不特劄中所引數條而已觀論語或問及中庸或問辨論亦可見矣然自中朝旣以從祀於聖廟而重峰先生東還封事亦以爲可從是豈不知有朱子之論哉蓋以其淵源端的實爲朱子之所自出也是以今番章甫之疏昌協實主其事而亦不暇論其道學之詳但以洛建統緒爲言矣且館學此請實始於己酉年間似聞其時章甫稟議於諸先生而定之竊意其已嘗經稟於尤翁文

矣及讀此劄則令人有爽然自失者而至於世之論者則皆謂先生之意實不滿於從祀有此云云區區之愚妄竊以爲未必然夫聖廟從祀重在報功今此二先生道學醇疵旣有朱子之論不容更議而若其倡道東南上繼下授以傳洛建之統則誠有大功於聖門豈可以道學之小疵而遂廢其功哉若謂朱子之道非龜山豫章所敢望雖微二先生朱子豈不能爲朱子云爾則不然夫氷固寒於水矣然非水則氷將安生青固青於藍矣然非藍則青將安出朱子之於道固可謂天授然其師事延平而後始有所得則

乃夫子所自言非可誣也是以中朝人嘗請從祀延平而曰無延平則無朱子由是而推之則無龜山其有豫章無豫章其有延平乎夫必有延平而後乃有朱子則龜山豫章之功又安可少哉是以栗谷先生於聖學輯要歷叙聖賢道統而必以二先生附載於其間其意可見也夫栗谷之論足爲百世之斷案則今日從祀之議亦何嘗無所據乎愚敢以是妄揣先生之意必不如論者之說也然朱子之論龜山旣不少假借而先生之劄悉皆引之卒又斷之以先後參不瘳之人則論者之云云固亦宜爾而雖以昌協亦不

敢自信其見焉伏願先生明示盛意之所在以解此
問之惑幸甚
竹林之祀與聖廟從祀事體自别盖其所祀者不過
十人而自孔門高弟冉閔游夏之徒皆不得與焉則
其選可知矣今欲泛論楊羅李三先生道學高下則
此固可爲斷案而今論聖廟從祀而引此爲言似將
一偏是例而定其取捨則恐不可未知如何
劉中論康節處有曰其傳不列於淵源錄今考淵源
錄康節實次於横渠而劉辭云爾者何也豈所謂其
傳者乃指門弟子之傳其學者而言耶不然恐或偶

失照勘似當一番上劄略陳此意也未知如何
司馬溫公朱夫子旣以從祀於滄洲精舍又與五先
生一體作贊其尊尚至矣而獨不入於淵源錄何也
豈此書本主伊洛源派而溫公則上無所承下無所
授故不以入耶此則又恐與康節無異例也且念溫
公固大賢然其帝魏疑孟兩事大有後世之議朱子
亦嘗論之矣滄祀旣以顏曾思孟配先聖而歷選本
朝數賢以從祀則此非一時崇奬之典實所以明揭
萬世道學之統也其事議至重而今以溫公幷躋其
列則非苟然矣凡此去就權衡必有所在而後學不

易窺測敢請明賜誨諭

再問

溫公學術古今所論果有如下教者矣但如此而得與諸先生並列於滄祀此正區區所疑今謂其盛德大業得享滄祀無礙而其不得與於淵源錄者却以其學術如彼故也則是滄祀事體反輕於淵源錄也鄙意滋所惑焉

李先生之得與於滄祀而不入於淵源錄不繼六先生贊其微意固不敢知第念六先生贊似皆就其遺像而作若李先生則其遺像有無不可知若無遺像

則贊亦無所爲而作也至於淵源録則以二程源派爲主而其所録止於及門之士自豫章先生已不得與矣竊觀敎意似以豫章爲得與於此録者恐失照勘也李先生受業於豫章其去二程益遠則其不得與於此録似以此但胡文定亦未得受業於程門而却入此録豈以其去二先生最近而又得從游於龜山上蔡諸公之間私淑爲多無異及門之徒故耶妄意揣測如此伏乞批敎

上光齋先生心經釋疑問目 甲子

卷之一三板寧饕饗盖註盖言其不方正之意

以不方正三字釋繫縣之義似未襯貼無已則方正改以公平或勝耶

五板訓作理註仁道至大而禮字爲小

愚意克己之己是人慾人慾與天理相對則言克己當言復理而今却言復禮故朱子以爲不快也理是統說禮是理之節文以禮字爲小固無不可然朱子所以不快者似未必以其小恐難如是說殺如何如何

七板按代

按字從退溪說似勝新本所釋似取義於按獄之按

恐太深

九板思不與焉 註眞氏說可疑

竊詳眞氏之意正謂夫子之告顔淵雖只擧視聽言動四者不及思字而所謂勿者正是指心而言則思未嘗不在其中也其言本無可疑且以程子說之於思一句觀之益見視聽言動之中思無不貫而眞氏所論之義因此益明矣今以程子之說而謂眞氏可疑者竊恐未安

卷之三一板 必不害心疾

此一句訓釋新舊本數說各異誠不敢妄議其得失

而愚意竊恐是傷字之意言其必不見傷於心爽也
如此看未知如何
五板輸註猶致也
輸訓致似未瑩然愚意輸即輸贏之輸古語有云當
輸一籌此言訓詁之功詞章之能適皆害道若其獨
立聖門心齋無事只當輸諸顏子也其語勢猶云讓
與他也如此看未知如何
六板莫枉了五通註枉抑也
愚意枉即冤枉之意言非五通神所爲而妄以爲其
祟是在五通爲冤枉也

十板記曰張而不弛註近倡優所爲

竊意先王於蜡日許民游讌故舉國之人皆極意歡樂殆若不知禮節此子貢所以謂之若狂也恐未必以其爲猶虎尸近倡優所爲而然也未知如何

卷之四三板不是僻註不是偏僻於禁切作字作文

不是僻恐是平說今釋以偏僻於禁切云云似太拘

分數勝已下底

已下或恐是以下之意再商之如何

六板問似旦則甚註門人又問也

愚意此問字似是東萊問於朱子也下所謂此意蓋有在着似是朱子舉已答東萊語告門人而曰吾之以此爲答者其意蓋有在云爾如此看未知如何

七板如何解迫切

解字近語助恐不必以知解之意釋之下不解迫切亦同

八板看如何持守

看字之釋從舊本似勝

某不敢自昧

愚意猶云自欺自誣朱子將以自己積累之功告學

者而言其不敢妄言以欺誣人也

答上光齋先生 戊辰

寒水以所被下書相示伏悉多少示諭頗題識亦一世變然其人素浮浪無識發言行事全無準程今日事或謂之妄發亦可矣但其平日苟能向意儒學而實有尊慕聖賢之誠則亦必無此事矣以此言之則亦不可直坐以一時妄發也然其妄發與否固無論身爲師儒之長而乃敢於巍巍當坐之側輒以異端侮聖之語課試多士則不敬孰大焉今其徒猶且羣起營捄直以其事爲無害而言者爲不韙則是眞相

辜而歸於侮聖之科矣此亦黨比之習已痼偏護之意方急而不暇他顧則至於此耳今日事推本論之大抵惡不外此至於下教所云或似非其本情也盖今日世道雖甚壞亂然於朱夫子亦豈敢遽有侵攻之意但以尼山不能顯斥尹鑴背朱子之罪故爲尼山左袒者又不敢以背朱子之罪罪鑴至於鑴之四七論出則其爲背朱子而肆其侵攻著矣猶以爲其說無侵攻朱子之意者比比有焉此其意專出於揜護尼山不能斥鑴之失而不覺其同爲朱門之罪人也要其情實不過如此而已亦豈遽因此而上及於

孔子欲以張尹之勢如下教之云耶蓋侵攻朱子猶不敢況敢侵攻孔子而可以張其勢耶時輩雖甚無状似不至於此矣竊謂論人論事必須得其情實然後辭不費而道理易明伏乞更加商量如何

答上尤齋先生

尹譜一款前此蓋已見之其爲破綻可笑識如下教最是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學不拘註說此是何等矯妄自肆之病而今詳其意似不以爲病而反以爲可尚未知其所謂古人者何人而註說是誰說也且其所謂長短相補憂其才而戒其病者未知以

何爲短而以何爲病也大抵此一段文字其辭尙之
意洋溢有餘而疵病之語則未有明白可指處豈其
意或以不泥古人不拘註說爲短爲病而言論見識
超詣過人爲長爲才耶其指意所在誠未可曉也

答權致道 尙夏○戊辰

霾南伏枕昏昏若中酒忽辱尙翰披灑何量亩文書
信具領安問外且有多少教告所以開釋昏滯者爲
多伏切欣幸劉疑勤念如此而各以病故不得揔聚
殊孤見託之意極令人憂恐也泮題事鄙意亦如盛
諭盖此事關係不輕無論妄發與不妄發固不可一不

一番攻斥矣然論其實狀則亦以不學無識而於聖
賢未有眞切尊尙之心故率爾爲此而不覺其爲未
安以此言之則其罪不但爲妄作而已然其人之罪
猶輕而救護者之罪却重於其人盖急於護黨而不
顧關係之重反以其事爲若無害者此則幾於輕聖
人而重私黨矣然此亦是時輩偏私護黨之習而已
要其本亦恐非有意於張尹之勢而詛罵之攻斥朱
子以上及聖人也今若直以此論斷則恐非其本情
盡論入罪狀必須深得其情實可使受罪者無辭而
人不疑於吾說矣恐不可容易論斷也如何如何

與權致道

亂臣章九人以下不但蔡傳爲然更以論語本註觀之亦如來教無疑盖文勢如此矣前日仰對於函丈者率爾不致詳之過也又考精義尹川亦以一人爲邑姜劉侍讀之前固已有此論矣然而先生集註不引伊川而引劉侍讀何也豈以其子無臣母之說爲可以破馬氏之謬而有補於名教故耶

答權致道別紙 辛未

劄疑考校之役不敢一日忘而心力耗甚又苦炎熱眩瞀不能接續下工所校今到五十四五卷而所旨

問目亦不能逐旋浄寫盖以病狀如上又旁無寫手
可以替得此事甚覺悶人今此先以一冊子稍楷寫
者納上其間亦不能無脫誤第乞一一看詳批還同
甫亦欲一看也此事與已前經稟於函丈者體面不
同問目說雖的然可取亦不容輒有所更改於劄疑
中且得執事與叙九同甫汝九諸人循環看詳各疏
所見然後早晩一處會同商量其意義光明白可從
者取備一說其事實有證左可據者就加釐改似爲
穩審昨遇同甫相議其意亦如此矣但汝九諸人落
落在遠此事亦殊不易奈如之何劄疑雜著以下因

便速寄爲望

答權致道 壬申

問目籤示謹領命矣鄙說多見脩採竊幸其不甚悖謬但不待通同博議輒改於劄疑則恐非愼重之意其在區區尤覺惶悚難安此事雖執事與叔九爲政如同甫汝九諸人亦不可不使與聞雖其當改無可疑者亦姑存之以待日後似不害爲熟講審處之道未知尊意以爲如何

與權致道 甲戌

宗社有靈 坤極復正此慶古所未聞臣民抃祝曷

有窮已溽暑比甚伏惟靜養道履神相加衛一向阻
信居常瞻慕不任欝欝昌協幸延縷息得復見天
日俯仰感痛靡所逮及五膓摧隕尙何可勝前後除
命遊仍屢辭不獲請人多謂一謝不可已而區區宿
志旣有所自定正恐一出之後益難收殺故一不敢出
此計目前撕捱雖極悚悶而亦復無如之何矣箚去
遠不得請教然相念之深必有所商量者因書見敎
是所深望會託鄭靈山必東致此意豈未及聞之耶
時事雖日變改而種種不快意以此益無意向前然
且當論義理如何耳辛許之自餘忽忽不盡意所祈

對將加護以副懸仰

與權致道 乙亥

星田院議曾承問及而並刑書遣將忽忽忘却未有以仰報殊用愧歎竊謂老先生當日築室講學未知其意果如今所云云者否而旣未有明白可徵且滄洲之舉雖朱夫子方能爲之今日更有何人可以議此事耶恐不宜率爾輕擧也又今日祠院之作太重複紛擾雖其不可已者亦宜從容而有節甚不欲其輕銳也此意想應同之矣

答權致道

像贊敬受而讀之大體儘好無容異議其中一二處略試冒稟以俟財處

集羣儒之大成

羣儒未知指誰某耶孟子之言孔子集大成也者以伊尹夷惠各有所偏故夫子集三聖而大成也今此若指一時諸賢而言則可不然而指退溪以上諸先正則得無未安乎曾見胡文定奏狀稱伊川曰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今用此語攺之曰允矣出諸儒之表而下句去一師字如何

以一言

所謂一言必如孟子性善南軒義利之辨然後可也
今此所云恐無端的可指

道之大而世與我違

既云道之大則當孝以莫能容之意而今云世與我違如此說雖似不妨尚未十分襯貼

答權致道丁丑

孔子不應謚此無可據冊子姑未考尚以意度之周制卿以上方得謚孔子雖爲司寇自是大夫不得比命卿故云不應謚如公叔文子似皆是卿恐不得援而爲例也如何如何

答權致道

龍巖文字極是好題目又其後人誠意勤至豈不欲勉副而區區所守誠難一朝變改近又有所懲艾尤不欲輕破此戒雖序記雜文亦皆準碑誌例一切不許作今後幸勿以此等事相責望如何盛文紆餘典則儘自得體向使愚有作何能若是之善好耶欽歎欽歎其中一二可商者輒隨鄙見籤論求教適達曰紛紜不能審細訂議未必皆允幸財擇其中而用之如何曾聞金時讓荷潭日記頗論此事以歸到鴨江始聞革命之音為未然想亦見之否此說傳於後世

必有異同之疑悉須引而破之以垂定論亦人文字如黃陵碑之類例皆如此矣並告商度如何

答權致道別紙 戊寅

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盖此心之未發其體亭亭當當無少偏倚是之謂中愚嘗妄謂此無聖凡愚智皆然但衆人絕少未發境界不若聖賢事應旣已此心輒湛然虛靜如鑑空衡平耳是以人患不能到未發境界不患於未發時却有偏倚從前看得如此以爲無可疑矣更考朱先生釋致中義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詳味此說却似

未發前亦有中不中之可言區區於此未能無疑敢
以叩質於左右幸賜開示

答權致道別紙

未發之說謹悉盛意衆人絶少未發之時鄙見正亦
如此蓋以其物欲爲主於內故雖事物未至若無喜
怒哀樂之可言而方寸之間昏憒雜擾實未能湛然
虛靜是固不得爲未發矣然使其須臾之間或能不
昏不亂則即此便是未發之中其爲鑑空衡平又豈
與聖人有異耶特未能敬以存之而不久旋失故不
足以立天下之大本耳今云雖暫時不昏不亂而不

得如聖人之鑑空衡平則似未然且以盛諭所設譬者言之水被風蕩泥土混濁雖暫時無風而其濁未淸則是正事物未至而此心猶未虛靜之譬恐非所以諭夫不昏不亂境界也如何如何且前書所奉叩正欲知主靜之中無所偏倚一語當如何著落盖旣云主靜又云無偏倚味其語意似謂主靜之中亦有偏倚與否此所未喻者而來諭於此似猶未入字打開豈亦謂衆人未發之心未足以爲主靜耶抑雖主靜而未足爲無偏倚之中耶更乞詳賜批諭

答權致道

別紙示諭鄙見本自如此前此非敢有疑於章句只以不敢自信試奉叩於左右矣今幸相符深慰所望但京裏一學者聞鄙說如此大以爲怪且嘗考或問說猶似不以至靜與無偏倚爲二節意思者未知盛見復以爲如何更賜詳諭爲幸

答權致道

或問說如來示所解固亦無甚可疑但云未發之時難免有些子偏倚者恐語脉間有少差蓋旣有些子偏倚則便不得爲未發也此處義理極精微故說話易差固知非所見之差耳或問又曰自其不覩不聞

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此一段始亦疑其以不覩不聞爲至靜境界而其下又却說無一毫偏倚則是似不以至靜與無偏倚爲一節意思矣今以來說之意推而通之則此亦無可疑者耶盖雖非聖人亦須有不覩不聞時節但不能敬而存之則方寸之中未免有偏倚而不得爲至靜矣然則不覩不聞只是事物未接時非此心至靜境界也前此盖嘗欲如此看而不能自信故敢奉質於高明矣因來更賜訂教如何所云京中學者即趙正綱也此是趙顯期揚卿之子徐文漢柱之壻

頗用力於朱子書矣

答權致道 庚辰

以直報怨之說謹聞教矣然只是恚恨之意向來與魚坐有鳳講此其意亦正如是似當爲定論矣但或問之說則却並以君父之讐言之此終未審豈亦推說及此而非正義耶然來示所謂決不包在其中者恐太說殺不免與或問相徑庭更詳之如何且以憎與舍爲報以愛與取爲不報委曲說來雖似可通終不甚明白直截不知先生於此何不如或問所謂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己之

私意所間云者而必以愛憎取舍爲說耶區區於此
竊嘗有所推說而來諭曲折未備願更聞其說耳

與權致道 壬午

伏惟履玆三陽道體益膺神佑區區瞻賀非復常時之比矣昌協一病沈痼又復經歲中間雖時有少歇不數日輒復如初以此長時畏約凡係勞心費力事一切不敢爲至於悲哀之念亦頗排遣而有時因事棖觸如宿火挑焰若不可遏然亦有以處之而自度病狀終難更爲完人不知何故如此也生老病死固當符到即行不足復計較而但念半生向道一心耿

耿而不知不覺輥到此境中夜思之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者寧不慨然大抵日前爲學只是口耳不曾於本原親切處眞實下工夫所以十數年悠悠泛泛無所據以爲田地自今誠欲痛自收拾以收桑榆之功而疾病如此又無師友之助恐亦歸於空言耳不知高明於此何以敎之幸願因來推自己所得以相警省如何近來所看何書所接學者何許人並願聞之爾千萬不宣

春初見趙生正綱與族姪金時佐論致中書作一書辨破今以呈納一覽還投如何此義前已奉稟

勘定而趙書如釋氏云云自是一疑端今此所辨
破者未知果得肯綮否而其他曲折亦能無差謬
一否幸一一細勘教示也

答權致道

向來恩召非常雖外爲公朝喜而爲執事私慮則亦
頗切矣固知介石之志確然如初而中外士林之望
日益增重竊計於大易觀其生志未平之戒當須益
加之意也如何如何

答趙成卿 乙丑

數昨歲屢重感寒疾扶曳歸家負席涔涔不但戶外

事雖耳目至近之地亦在不省中矣不寘此際甞緘忽孱拆而讀之又非尋常寒暄語也名論儁章錯落於一紙中令人心開眼明頓失病之所在信乎其爲惠之大也所評家弟詩雖以旨協之不解詩固亦知其如此卽渠亦不待人言而自知之矣此不惟矯枉之過抑亦氣稟所偏學焉而得其近理勢應爾鱗魚多骨金橘太酸豈獨人品爲然耶日前兩書非無可論者而奔走職事不暇把筆且以爲一涉文字便易刻畫粧點以長競端故不欲遽爲此也要之盛論固皆有根據而愚所欲獻規者正在於論議之外此則

家弟固先爲幾矣而以高明之積學深造尙不能無張皇發揚爭高務勝之意何也苟少有此意則雖使所論一一是當恐亦無補於身心性情而適足爲害而已此正吾人所當深察而切戒者此意旣與家弟言之矣今因來書之及輒此略陳病間一就庶得極論耳倦什未暇細評至於攀和則尤非病力所及矣伏枕潦草不成倫脊惟察其大意則幸甚

與趙成卿

再昨日黑病昏乏筆作報書不省其爲何等語伏想高明讀之必以爲夢囈語矣愧悚愧悚高明之論家

弟詩曰擬議未化而思偏於闡幽此數言者大槩得
之獨其以虛閒之意太多爲病則僕所未喻蓋僕所
見則家弟之詩用意太刻深造語太新警轉換太多
而調或近於迫促情緒太密而辭或傷於繁絮却少
古詩人優游平淡雍容閒暇之意故平日譚藝每以
此相告渠亦自知其然矣再昨乍見來書誤認太多
爲太少以爲深契於鄙心矣後看却未然豈高明所
指特病其多道虛景閒事而說道理少耶若然則非
僕之所敢知也詩歌之道與文章異者正以其多道
虛景多道閒事而古人之妙却多在此蓋雖曰虛景

閒事而天機活潑之妙吾人性情之眞實寓於其間使人讀之足以謳歌吟諷感發興起而得之於言意之表此其妙豈敷陳事理排比故實以爲詩者之所能及耶然則今之論爲詩者病不得古人虛閒之妙而已不當譏以虛閒爲病也至於韓子之云尤非所憂於家弟者高明徒見其遺外榮利脫略事物意以爲恬安淡泊而胸中無一物故有是語耳實不知其氣有結轖而崖岸猶未平思實深細而錙銖或不遺雖無利慾之炎得喪之閫而胸中之勃然者尚有未釋也是以其爲詩也亦象之而有向之病焉高明但

當憂其鬱滯沈痼未易融化而不當以頽靡潰敗不可收拾爲憂也如何如何前書意有未究輒此更申病昏猶前終未說盡伏惟照察

答趙成卿

昨書拜悉盛意交際講論之戒執事之賜我厚矣敢不樂聞攻圖以卒承嘉惠耶第觀高明之意若望僕徒持褊心爲家弟護短而故抉摘高明枝葉細失以杜口取勝者然其亦淺之爲知我也執事前後兩書僕得細觀其所以極論詩道之本末詩學之得失與夫道德文藝內外輕重華實之辨者誠亦明白而殫

盡矣雖於其間有未能盡彼我之情得貶褒之實者而論其大體不可謂不善前書卒卒雖未及盡此曲折而其曰皆有根據者意亦可見矣但念高明於前後書未見屬於僕意頗不淺是必不欲其徒爲唯諾一例稱善而已盖將使之盡言講評以究其是非得失之歸趣而乃僕之愚不唯無以及此抑以爲高明所論大體既得則中間曲折雖有不盡合處宜在所略正不必屑屑爭較以長競端是以前書所論不暇致詳於兩家之是非得失而獨其所謂張皇發揚爭高務勝之失則家弟與執事似皆不免犯此故既以

是皆戒家勇而輒復厲規於左右誠欲高明加審於
本原致謹於細微撤物我之蔽而無或少間絕克伐
之萌而勿使能立以盡吾心量之廣大心體之純粹
而人不得竊見其淺深指議其瑕釁則此其爲相愛
之深相責之備亦可謂不淺鮮而省察之義講論之
實未必不在於此矣顧何嘗有意吹毛耆摘細失如
高明所疑者哉且觀盛意似以此數者爲枝葉細失
而在僕爲不必言在高明爲不足議者則亢非僕之
所敢知盖僕所聞道無精粗巨細心無內外本末故
君子之學無往而不致其謹不惟致謹於吾身亦以

告戒於朋友而使之致謹焉是以南軒之賢而栗谷子
以所發多暴露爲戒栗翁之學而牛溪以張皇發揚
虛驕矜伐爲戒誠以此等病痛雖屬枝葉而其發必
自本根雖似細小而其終必害大體在己在人俱不
容忽焉而不戒任其滋長而莫之恤也蓋僕此言出
於他人之口則高明必將欣然變色瞿然反省之不
暇而特以僕處兩家交爭之際有爲弟左袒之嫌而
遂以是言進故輒疑其有意苛摘古人云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豈不然哉豈不然哉然信在言前
其言易入未信而言以爲謗己誠意之感與未感也

今以執事之明而不能無疑於愚言則意者誠信之未孚爭區區於此方且自反而深省亦願高明勿以僕所言者為枝葉之細而試加察焉則未必無補於涵養本原克治氣質之功也如何如何僕平生無所肖似惟於交際講論之間必欲遂忘乎心恭觀彼我不苟異以為高不逞辯以求勝則或自謂庶幾焉矣夫所謂大體之差謬者執事猶未為僕言之耳苟有言焉雖攻[illegible]切十倍於與家弟書者亦將再拜而受之幸高明深諒此意勿遽相外繼此益勤語告以膚見逆實所願望也賤疾方苦議難極意往復而紬

讀來書似有不釋然者故輒此自力申復以竭其愚
惟高明亮之不宣

與瀧溪翁鼎

賤疾沈淹跨歷兩月每於晴暖之暇看書玩理到有
疑晦憤悱處輒仰懷高明欲奮身自致以奉盛誨而
不可得則只有悵然瞻望而已茲承惠書歷存感慰
之私言不可盡鄙行固是輪次差遣一身勞役有不
足恤而惟是病母在床難於久違此爲悶然然臣子
分義亦何敢顧私明將出肅仍作行計邊塞山川人
民謠俗一遭歷覽尚可以慰少年壯心耳示亦猥以

古人相指擬有若爲公朝惜去者此則豈[illegible]陋所敢當哉前書惓惓實荷相與之厚每念今日風俗偷靡朋友道喪獨高明於不佞兄弟屬意勤懇如此直將略去畦畛輸寫肝膽左提右挈追古人而爲之徒雖僕庸愚寧不感厲而顧敢以世俗[illegible]見相疑徧心自阻乎只是賤疾持久不舍中間乍出蓋迫於職事而歸輙委頓昏昏久孤掃門之願宜高明之不釋然而有此云云[illegible]期似在今晦開初未間當一造從容適擾甚潦草不能盡所欲言只冀照察

答趙成卿 丁卯

辱惠書感荷所與或人書讀之理義深博有非淺陋所敢輕議但其論心學處辭氣輕揚說工夫太容易恐反令學者有欲速好徑之病於鄙意殊覺未安蓋欲仁則仁欲義則義固是此心實體妙用而警惕之端操轉之機固在方寸介然之頃矣此理古人何嘗不識得亦何嘗不說得然於其間[illegible]其節度自有多少漸次多少積累之實觀朱夫子所與諸門人往復書可以見矣今觀此書亹亹數百言只說得此心覺覺[illegible]警惕操轉之機而於古人所論持敬涵養體履力行著實用工夫處都不說及其間雖應節度分

限不可毫髮蹉過之云而亦只是隨□□□語耳至
其□朕著點思關□□有見惺然者悟等語皆是石
火電光消息雖□所論心字□字異於釋氏而其立□
氣象則不類於瞬目揚眉拈槌豎□之爲者幾希矣
蓋此不但是說時病痛竊惡平□□□心實下手處
專在於見解講說而於切近下學操存踐履之功實
有所疎略故所論類多得於彼而失於此蓋不惟此
一書爲然□平日大小論說恐皆不免此病也幸
試思之如何來諭欲令反復評議區區所見誠不容
不盡而來使立督口占奉報殊愧鹵莽也示及所論

觀書工夫諸□俱到無少滲漏此正是眞實經歷效驗其於蒙愚開發爲不淺矣深用喜幸親患兩月沈苦朝夕□□遑出入客俟少間一造姑不宣

農巖集卷之十二

農書 六